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扎 拉 圖 士 特 拉 如 是 說

(三)

著 者 尼 釐 著
譯 者 釐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說是如拉特士圖拉扎

(三)

著 采 尼
譯 贛 蕭

著名界世譯漢

四十五 遊行者

爾時約當中夜，扎拉圖士特拉行過幸福島之脊，蓋由此取道，或可於次晨，早到彼岸；意欲止於其處。其處有泊船所，外來之船，皆欲寄碇焉；諸船載有多人，皆欲越島而過。當扎拉圖士特拉既上島脊，如是乃想及自幼以來，獨自遊行，多次經歷所取之道，與夫曾經攀登之多數山脊及顛頂。

心中自語曰，我乃一遊行者，及登山者，我不愛平地，且似不能久耐靜坐之人。

如命運與經歷現所付予我之一切事，——就中仍爲遊行，登山：迨至其終，所經歷者，則惟自身而已。

不復有偶然之事，來至於吾，蓋以其時，今則已過；現在所獨來至於吾者，又怨已不爲我所自有！僅得歸還，終來至於我者，——則爲我自所有之自身，如業經久在外者，又曾散播於諸事物及偶然之事中。

尚有一事，誠爲我所知：卽我今立於我最後之山頂前，立於曾經最久爲我而保留之事物前。吁，我須取我最難之路而上升！吁，我已首我最寂寞遊行之途！

然人之屬於我之性質者，不能避免此一時間：此時間對人言曰：現在只須取道以至於汝之大（greatness）山頂與深淵——今皆包在其中！

汝取道以至於汝之大；今已變爲汝最後之逃亡所，汝最後之危險如何！

汝取道以至於汝之大；今必爲汝最善之勇敢，更無其他途徑在汝之後。

汝取道以至於汝之大：此處無人竊隨汝後！汝過後，汝足則已滅汝徑之迹，且特書曰：『此路不通。』

若無梯可攀，汝必學以汝之頭爲足而登：汝何能以他道登乎？

以汝之頭爲足，超出汝心意之外！在汝中之最溫和者，今必變爲最堅強者。

人會常自縱恣甚者，終必爲其縱恣之所病。贊美造成堅強之事物！我不贊美乳蜜流溢之地！人學觀於自身之外，乃成爲所以見多事物之必要：——此種堅強，凡登山者皆需要之。

然人以目光侵入事物中如欲辨真僞者，又何能於其目前之外見多事物乎！

吁，扎拉圖士特拉，汝將遠矚各事物所在之地，及其背景：如是，汝必可超汝自身而上，直至高出汝星，而使之在下！

唯，請下視我自身，視我之星：惟此爲我所謂之山頂，且必永爲我最後之山頂——

當其登山也，扎拉圖士特拉對其自身作如是說，且以嚴厲之格言安慰其心：以其心痛，爲前此所未曾有故。當其已達於山脊之顛，請看，有海展開，橫臥其前；彼乃靜立，良久無言。在此高處，夜涼清淨，而有星光。

終乃悄然曰，我知我命運之如何。善！我有準備，我最後之寂寞，今已開始。

吁，此幽鬱悲愁之海，今在我下！吁，此幽鬱在夜之煩惱！命運與海，我必下降以至於汝！

我誠立於最高山之前，且立於最長遊行之前：是故我必先下入深淵，其深較甚於我高升之度；——深入痛苦中，其深較甚於我高升之度，甚至入於最黑暗之橫流中！我之命運將如此。善！我已準備。

最高之山從何處來乎？一次我曾如是問。我已學知其來也，從海而出。

證據銘於其石及顛頂之牆上。高度之變爲最高也，乃由最深而來。——

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爾時立於山脊上，其處則寒冷；然當其來至海畔，及其終，獨立於巖峯中也，乃倦於途程，而其渴望則較前爲甚。

乃言曰，一切事物皆尙睡，雖此海猶然，其目視我也，低迷而驚異。

其呼吸溫熱，——我則覺之。且覺其在夢。夢中展轉於堅硬之枕上。

靜聽靜聽！彼如何由噩夢而呻吟！或由凶惡之希望而呻吟乎？

吁，汝黷闇之怪物，我與汝同憂，且因汝故而自惱怒。

吁，我手無充分之力！誠哉，我樂從事於免汝以出噩夢！——

當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時，乃悲愁痛苦而自笑。乃言曰，何哉！扎拉圖士特拉，汝將唱歌以安慰

此海乎？

吁，扎拉圖士特拉，汝可愛之愚人，汝太盲目自限之人！汝曾如此：汝曾信而不疑，以與一切可恐

佈之事物接近。

汝將媚諸怪物，呼吸噴溫熱，爪上少柔毛——：汝直接準備愛，且誘惑人。

愛乃寂寞者之危險，儻以愛加於任何僅有生命之物上。誠哉，我之愚及我愛中之節制皆可笑！

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且作第二次笑。然想及其所棄去之朋友——恍如在思想上曾虐待之者，以此之故，彼乃自咎。於是笑者變而哭——以怒以渴望，扎拉圖士特拉乃哭之慟。

四十六 幻見與謎

一

扎拉圖士特拉乘船，雜於水手中——有一人與之同從幸福島而來——當船既出港，乃有大新奇及期望出現。扎拉圖士特拉默然無言者凡二日，憂愁冷淡，褻如充耳；不顧視他人，且不答人之問。至第二日之夜，雖仍不發言，而復張耳聽事，以船既遠行前進，其上有新奇危險之事可聞故。扎拉圖士特拉喜遠行航海之人，不喜安居無危險之人。請看，當其聽人也，終自饒舌，心冰渙然，乃開始作如是說：

汝諸爲謎所麻醉，享受朦朧之光以爲樂者，汝之靈魂爲笛所誘，至於欺詐之海灣：

——蓋以汝等不願用膽怯之手，摸索以尋線索；且當汝等能逆料時，汝等則不喜計算。——

惟對於汝等，我誠告以我所見之謎——卽最寂寞者之幻見——

我近黯然行於死色之朦朧光中，——黯然嚴厲，且緊齧吾唇，不惟此日，對我潛暉。

一徑自亂石中挺然而上；一險惡寂寞之徑，無復叢草灌木，使之悅目；一山上之徑，崎嶇於我足勇進之下。

啞然無聲，過小石玎璫擲揄之聲而進行，踐滑足之大石；如是我足，用力向上。

向上，——雖鬼牽我足，使下入深淵而不顧；此爲重力之鬼，卽我之魔鬼，及大仇敵。

向上，——雖有半侏儒 (half-dwarf)、半鼯鼠 (half-mole)、已麻木、正麻木等，坐吾身上，落鉛於吾耳，且以如鉛滴之思想寘吾腦中，而不顧。

彼作擲揄之耳語，音節歷歷可聞，曰：『呀，扎拉圖士特拉，汝智慧之石！汝自高擲，然凡投擲之石——必落下！』

呀，扎拉圖士特拉，汝智慧之石，汝投擲之石，汝星之破壞者 (star-destroyer)，汝自擲如是之高，——然凡投擲之石——必落下！

汝自懲戒，且懲戒汝之投石，吁，扎拉圖士特拉，汝擲汝石誠遠——然將回轉，至於汝身！

於是侏儒乃不言，良久。然其不言也，則咄咄逼人；與之如是相偶，誠較獨處爲更寂寞！

我上行，我上行，我夢，我思——凡物皆咄咄逼人。我誠似病人，爲病所惱而困倦，由更噩之夢，醒

其第一次睡——

然有物存焉，我謂之爲勇敢：曾搗殺我種種沮喪。此勇敢終命我靜立，且言曰：『侏儒！汝乎！我乎！』

蓋勇敢爲最能殺，——勇敢則攻擊；攻擊則有奏凱之聲。

人爲最勇敢之動物；是故能勝諸動物。彼以奏凱之聲勝諸痛苦；雖然，人之痛苦乃最痛苦。

勇敢亦勝立於深淵之昏眩；何處有人，立深淵而不昏眩乎！視之本身，——豈不亦視深淵乎？

勇敢爲最能殺；勇敢亦殺其與之並生之苦惱。與之並生之苦惱，乃最深之深淵；當人深觀於生

活時，彼亦深觀苦惱。

勇敢爲最能殺，勇敢則攻擊；甚至將死之本身 (death itself) 而殺之；蓋以其言曰：『此卽爲

生乎？果爾再來！

在如是之言辭中，則有奏凱之聲存焉。人之有耳能聽者，請一聽之。——

二

我言曰，「止，侏儒！我乎抑汝乎！然則我也，二人中之較強者。——汝不知我之深思！此——非汝所能忍！」

於是則使我輕：蓋以此壓人之鬼侏儒者，從我之肩上躍去！乃蹲於在我前之石上。正在我等止處，有一門焉。

我續言曰，「侏儒，請觀此門，則有二面，兩路銜接：無人曾至其終點。

向後之長街，引長至於無窮。向前之長街，亦至於無窮。

此兩路，彼此相反；互相銜接：——乃於此處，相接於門。門之名鑄其上，曰「此刹那。」

侏儒，汝試思之，此兩路永遠相反，豈有人，循兩路前進，——復前進，更前進乎？——

侏儒蔑視而對曰，『凡物皆挺臥而直。一切真理皆彎曲；時間本身則成圓圈。』

我憤然曰，『汝重力之鬼！不可太輕易！否則我將聽汝蹲於汝所蹲處，汝跛足——我已將汝達於高！』

我續言曰，『試觀「此刹那」從「此刹那」門，有一不盡之長街，向後而退；斯卽爲「永存」臥於吾人之後。』

凡能循一切事物之路而趨者，豈不已循此街而趨乎？凡能出現於一切事物者，豈不業已出現，有其結果，且成過去乎？

若各事物業已存在，侏儒，汝思「此刹那」何如？豈非此門，亦必——業已存在乎？

豈非一切事物皆如是緊相銜接，如「此刹那」之曳一切方來之物於其後乎？果爾——其本身亦如此。

凡能循一切事物之路而趨者——從此長街而出——亦必再趨——

且此緩行之蜘蛛，匍匐於月光中者，與夫月光之本身，逮乎我與汝，在此門中共耳語，耳語永存

之事物，——豈非皆業已存在乎？

——豈非吾人必轉而趨在吾人前之他術，卽此命運攸關之長術，——豈非必永遠轉而趨之乎？

我誠曾作如是說，且聲常較溫和；以我畏我自有的思想及未竟之思想故。乃忽然近聞犬吠聲。我曾聞犬吠如此乎？我之思想乃回憶。然當我幼時，當我最遠之幼時：

——我曾聞犬吠如此。且見之。見其毛竦，其頭昂，在最靜之中夜而戰慄。爾時雖犬亦信有鬼：

——如是動我之悲。蓋正當爾時，滿月經天，照人屋上，其靜若死；正當爾時，月靜立不動，乃一發光之球，——息於平屋頂上，恍如爲人所有之物然：——

犬爲此懼：以犬信有盜及鬼故。今當我復聞犬吠如此，斯誠復動我之悲。

侏儒今何處？門何處？蜘蛛何處？耳語何處？我曾夢乎？我曾醒乎？我誠忽然獨立於崎嶇之山石中，在最慘淡之月光中而慘淡。

然彼處則寢一人！彼處！犬躍、毛竦、悲號——今見我來，——於是乃復吠，乃復號——我曾見犬

如此悲號以求救乎？

誠哉，我之所見，未曾見有如此者。我見一牧者，拗捩、窒息、震動，其貌蹙然；有大黑蛇，從其口中懸出。

我曾見如是可厭及灰白色之恐怖，現於人面貌者乎？彼或已會睡？有蛇爬入其喉，——已緊齧其處。

我手拔蛇，拔之，——無效！我不能拔蛇出其喉。於是我乃呼曰：『齧！齧！

斷其頭齧！』——我如是呼；我之恐怖，我之怨恨，我之厭惡，我之憐憫，一切我之善與惡，同聲從我而呼出。——

汝環繞我之諸勇敢者！汝諸投機者及冒險者，汝等中有何人曾揚汝之巧帆，載以浮於未經探險之海乎！汝諸謎之享樂者！

請爲我解所見之謎，爲我說明此最寂寞者之幻見！

蓋此乃一幻見及一先見：——我所見之於寓言者果何物乎？且有何人將必來乎？

者！

孰爲此蛇爬入其喉之牧者乎？孰爲此人，一切最重大及最黑色之意志，將如是爬入其喉乎？——此牧者則如我呼聲所告而齧；彼用力而強齧！吐出蛇頭甚遠：——而躍起。——無復牧者，無復有人，——一改形換像之物，一光所環繞之物，在彼而笑！世上未有人笑如彼笑者！

吁，諸兄弟，我聞一笑，非人類之笑，——今有渴齧住我，斯爲一未曾解之渴望。

我望彼笑之渴望齧住我！吁，我如何尙能忍此以生乎！我如何能忍於現在而死乎！——

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

四十七 不願意之福

以如是之謎及痛苦存於心，扎拉圖士特拉航行過海。當離幸福島及其諸友後之四日，乃能勝其所有之痛苦——以得勝之態，堅定之足，復承受其命運。爾時扎拉圖士特拉對其雀躍之良心，作如是說：

我復獨行，我願如此。獨行於淨天廣海之間，下午復繞我而至。

在一下午，我誠第一次尋得我諸友；又在一下午，我第二次尋得——其時一切光，皆變而更靜。無論有何幸福仍進行於天地之間，今則一光明之靈魂，乃覓其住所：一切光以幸福而變爲更靜。

吁，我生命之下午！一次我之幸福亦誠下降，至於山谷，以求覓得住所：爾時誠尋得諸坦白愛客之靈魂。

呀，我生命之下午，我若能有此一物，我有何物不可棄捐：此一物，即我思想之活田莊，及我最高希望之開曉！

創造者一次曾求同伴，及其希望之赤子：請看，除其能自行創造彼等外，事實上乃不能求得。我如是在我工作中，去之童子所，且爲童子而復回：爲其童子故，扎拉圖士特拉定必完全其自身。

在人心，必但愛其童子及其工作；當其處有自身之大愛，即有孕育之表徵：我已見其如此。我之諸童子，仍在其初春時發綠，彼此相近立，共爲風所搖，我園中之樹，及我最佳之沃壤。誠哉，其處有是等樹，互立於近旁，彼處即爲幸福島！

然有一日，我將拔之起，使各自獨立：如是，則可學知處獨，學知抵禦，且學知智慮。有節且卷曲，且以柔撓之堅，而直立於海上，乃不可征服之生命之活燈塔。

彼處有暴風雨衝擊，下入於海，且有高山之長鼻吸水，彼各將於其時，有其日夜之防守，以爲其測驗與認識。

彼各將被測驗與認識，以觀其是否與吾同方式，同源流——若其爲一長意志之主人，雖言而能默，且其予人也，能於予中有所取——

——如是，則或有一日，彼將變而爲我之同伴，與扎拉圖士特拉同爲創造者，且同爲享受者：如是之人，我之意志則書之於我表上，蓋以爲在一切物中，彼有較滿足之完全。

以彼及諸似彼者之故，我必完全我自身：是故我今誠避免幸福，而獻身於各種不幸中——以爲我最後之測驗與認識。

誠哉，我之去也，今正其時；且遊行者之影像，最長期之可厭，及最靜之時間——皆已謂吾言曰：「維其時矣！」

鑰孔吹言至吾，曰：「來！」門扇對我譎然飛開，言曰：「去！」

然我則爲愛吾童子之愛所繫：斯爲欲望，予我以陷阱——斯爲愛之欲望——使我成爲童子之攫取物，而喪我自身於彼等中。

欲望——今使我喪其自身。諸童子，我有汝！此種有，各物皆將保證之，而無物以欲之。

我之愛日，則伏卵於我之上，扎拉圖士特拉爲其自有之汁所蒸薰——於是，誠有影像及懷疑，飛以過我。

我今渴望霜與冬：我嘆曰，「吁，霜與冬，將復使我響裂！」——於是有冰霧從我而起。

我之過去裂其墳墓，多數活埋之痛苦復起——彼等原不過熟睡，覆匿於送死之衣衾中耳。

是故各物皆對我嘆曰：「維其時矣！」而我——則未之聞，直至其終，我之深淵移動，我之思想敲吾。

吁，深潛之思想即我之思想！何時我有力，聞汝之穿穴，且不復戰慄乎？

當我聞汝之穿穴也，我心正跳至於喉！汝之默然無聲，猶或使我昏亂，汝深潛之無聲者！

猶然我不曾喚汝起；故但能攜汝以俱行！猶然我不曾有力，足以供最後如獅之放蕩與遊戲！

汝之重，常足使吾畏懼；然有一日，我將有力，并爲獅子吼以喚汝起！

當我因此而高出我自身之上，於是我則復於更大之事物中，而高出於我自身之上；且有勝利，以爲我所造成之完全境界之印證——

同時，我誠循無定之海而航行！機會，巧言之機會，則諂媚我；我瞻前顧後——仍見爲無涯。當我最後奮鬪之時間尙未至——或正已至？誠哉，海與生命，則以狡猾之美，環視我四週：吁，我生命之下午，吁，黃昏以前之幸福！海上之天，吁，未定之和平！我如何不信賴汝等乎！誠哉，我不信賴汝等狡猾之美！我如戀愛者，不信過情之巧笑。

當置最可愛者於其前——嫉妒者則溫而厲——於是，我誠置此幸福之時間於我前。

汝幸福之時間，請去！汝之來至於吾也，與一不願意之幸福俱！我於此處準備受我最嚴厲之痛苦：汝之來也已愆期！

汝幸福之時間，請去！寧願留汝——以與我諸童子俱！請速將我之幸福，於黃昏前，賜福於彼等！黃昏已近日正落去——我之幸福！

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彼終夜以俟其不幸之命運，而不果來。夜仍保持其清淨靜寂，幸福自來臨，漸近於彼。向晨，扎拉圖士特拉心中竊笑，且以揶揄之態度言曰：「幸福追隨我後。蓋因我不追隨其他婦人故，幸福乃爲一婦人。」

四十八 日出以前

呀，我——上之天，純淨深穆之天！汝光之深淵！視汝，——我則以神聖之欲望而震動。

投身於汝之高，——斯爲我之深穆！藏身於汝之純淨，——斯爲我之天真爛漫！

上帝掩其美：如是汝則隱匿汝之星；汝不言：如是汝則以汝之智慧宣示於我。

緘默而過憤怒之海，如是汝今日爲我而升起；汝之愛及節制，予我憤怒之靈魂以啓示（Revelation）。

在汝以美來至於我而掩其美中，在汝無言而有言，來至於我而顯其智慧中：

呀，我如何不能揣度汝靈魂之節制乎！在日出以前，汝誠曾來至於我——最寂寞者之所。

我等自初以來卽爲友；我等共感憂愁，恐怖，及卑下如地之平凡；雖天上之日，我等視之，猶爲平

凡。

我等相對無言，以彼此知之甚悉故——：我等保持緘默，互笑我等所有之知識。

汝豈非我之火光乎？豈無我之深入以爲汝靈魂之姊妹乎？

我等曾共學一切事：曾共學超自身而升以至於自身，且作未爲雲霧所蔽之笑——

——作未爲雲霧所蔽之笑，以出於光明之目，以出於遠處之笑，爾時在我等之下，則有禁制，意旨，及罪惡，蒸薰如雨降。

我獨以爲奇，果何者曾使吾靈魂於夜中及迷途中飢餒乎？且我之登山也，若不於山上覓汝，曾何所覓乎？

凡我所爲遊行及登山，亦不過爲一種需要，一拙者所有之暫時應付——即不過飛，如我全意志之所欲，飛入於汝中而已！

更有何物，我恨之較浮雲之過大虛爲甚，及物之染污汝者爲甚乎？即我自所有之恨，我猶恨之，以其污汝故！

浮雲之過大虛也，我惡之——此諸盜竊肉食之貓：彼等竊汝我之平凡——即廣漠無垠之『唯諾』

及「阿們」(amen) 以去。

此等居間者，及混雜者，我等惡之——此卽過虛之雲；此諸半途廢者，既不由衷以學祝福，復不由衷以學詛。

我寧坐於有蓋之天之浴器下，寧坐於不見天之深淵中，而不願見汝光明之天爲浮雲所染污！我常欲以針，緊緊繫電之鋸狀金線於浮雲，如是我或可如雷霆，擊其瓶腹 (Kettle-bellies) 之鼓：——

爲一憤怒之擊鼓者，以彼等掠去汝之然諾及阿們故——汝頭上之天！純淨光明之天！汝光明之深淵——以彼等從汝處掠去我之然諾及阿們故。

我寧願有聲響，有雷霆及風雨，而不願有此審慎懷疑，如貓之安息；且我於人中，最恨一切輕步行者，半途廢者，與夫懷疑及躊躇過虛之浮雲。

「人之不能祝福者，應學爲詛」——此清明之教誨，自清明之天墜落於我；此星存於天，雖黑夜猶不廢。

我則爲祝福者，爲然諾者，汝純淨光明之天，但須繞我耳！汝光之深淵——我誠攜我利益之然諾，入於一切深淵中。

我已曾爲祝福者，及然諾者，是故我渴欲競爭，且已爲競爭者，如是，則我可於一日，得自由以祝福焉。

此則爲我之祝福，卽立於一切物之上以爲其天，爲其圓屋頂，爲其蒼蒼之鐘，及永存之穩固；人之如是祝福者，乃爲有福！

蓋一切事物皆於永存之愛中受洗，且超出善與惡；善與惡，其自身但爲遞逃之影像，溼煩惱，及過虛之浮雲。

誠哉，當我誨人以『一切事物之上，立有遭遇之天，無疵之天，冒險之天，放縱之天，』乃爲祝福而非褻瀆。

「冒險之天，」——斯爲世界最古之尊貴；使我予一切事物以回贈；我解放彼等，使不受意義下之束縛。

當我誨人以此等事物之上，及經過此等事物，無「永存之意志」能意志，我誠曾以自由及天靜 (celestial serenity)，加諸一切事物之上，如蒼蒼之鐘然。

當我誨人「在一切事物中，惟有一事不可能——即理性」時，我誠已將此放縱與愚昧，取彼意志而代之。

須知一小理性，即智慧之萌芽，已從一星，傳播至於他星——此如麩蘗，已雜於諸物中，以愚昧故，智慧乃與諸物相雜。

一小智慧，誠為可能；此有福之穩固，我則見其在一切事物中；此為彼等所願——即以僥倖之足而跳舞。

吁，我頭上之天，汝純淨高遠之天，世上無永存之理性蜘蛛 (reason-spider) 及理性蛛網 (reason-cobweb)，此則為汝純淨之所及於我者——

——汝於我為神聖機會之跳舞場。汝於我為諸神之表，供神聖之雙六，及雙六戲者之用——而汝則赧顏？我豈曾說不可說之事物乎？當我有意於祝汝福也，我豈曾妄用之乎？

抑或僅有汝我二人，使汝引以爲羞，而赧顏乎！——汝豈命我無言而去，以晝日今將至乎？
世界本深，——其深也，過於晝日之所能循覽以明。一切事物，非皆可於晝日說之。今晝日至矣：
彼此請別！

呀，我頭上之天，汝有節制者！汝發紅光者！呀，汝，我日出以前之幸福！晝日至矣：彼此請別！——
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

四十九 侏儒之道德

—

當扎拉圖士特拉復至大陸時，未即直至其山與洞穴中，但作多數遊行與問詢，然後乃決定一切；如自訕而言曰：『請看此河，多所縈迴，始復流歸其源！』

其意蓋欲探知，在未歸以前，人中有何出現，彼等已變爲大，抑或爲小。一次當其見有新屋成行，乃驚曰：

「此諸屋者，其意云何？誠非大人物之所託寓！」

或曾有愚騃之童稚，攜此等出於其所藏玩品之箱中，或有他兒復納入之！」

此等房室——人能出入於其間乎？此等或爲紈袴之豎所建立，或爲膏粱之子，欲與他人共同

飲食於其中。」

扎拉圖士特拉靜立深思。終則悄然憂曰：「彼處一切物皆變而爲小！」

各處我皆見有低下之門：人與我同狀者，雖仍能出入其間，但——須俯首！

吁，何時我將復至我家，而不復俯首以入乎！——將不復俯首於諸小人物之前乎！——」扎拉

圖士特拉嘆息，注視遠處。——

同日，彼則談論侏儒所有之道德。

二

我於人中過，且常開我目：無人原諒我，以不嫉妒其道德故。

彼等齧我，以我謂彼等言，小人需有小道德故。——又以我不知世上何爲需有小人故！

我於此處，仍似雄雞，置身生疏之農場，卽衆雌雞猶啄之：然不以此故，而不與衆雌爲友。

我對於彼等甚善，如對於一切煩惱可厭之小人然；自我觀之，對於小物而多刺，似屬豪豬之智。

慧。

彼等夕時，圍爐而坐，皆談及我——雖談及我，而無一人致思於我！

此爲我所曾經驗之新靜：彼等環我之噪聲，布覆大衣於我之思想上。

彼等互相叫囂曰：『此黑雲於我等將何所爲？我等須見其不至帶瘟疫而來！』

近有一婦人，曾捉其童子，勿令來至我處：彼呼曰：『攜諸幼童去，如是之目，將閃灼幼童之靈魂。』
當我言時，彼等則咳：以爲咳可反對強風——彼等不預知我幸福之熱鬧！

『吾人無閒餘時間以與扎拉圖士特拉，——彼等如是與我相遠。然謂無閒餘時間與扎拉圖士特拉，時間於我何有乎？』

若彼等皆贊美我，我何能於彼等贊時而睡乎？彼等之贊，乃爲我多刺之帶：雖不帶之，猶傷刺我。此爲我所學知於彼等者：卽贊美者之作贊美，如還物於人然；誠哉，彼蓋欲多有所取！

請問我足，果彼等贊美乃誘惑之音，能使之悅乎？誠哉，對於此等音響節奏，我足則不願跳舞，亦不願靜立。

彼等皆願引誘及贊美我，使之有侏儒之道德；彼等皆願說我之足，使之作小幸福之音響。我於人中過，且常開我目；彼等皆已變而小，且仍變爲小——其中所有之理性，卽成爲彼等幸福與道德之學理。

彼等於道德中亦復有限制，——以皆求安適故。惟有限制之道德，始與安適相投合。

固知彼等亦學爲闊步行，且闊步向前行；——然我則謂之爲彼等之跛行。——是故彼等乃變而爲一切疾速者之障礙。

彼等多數雖向前行，而復後顧，挺其強直之頸；此諸人者，我願當前而反對之。

足與目固不誑人，亦不互誑。然在小人中則甚誑。

彼等中亦有能意志者，然多數則爲人所意志。亦有奇才異能者，然多數則爲不善演劇者。

演劇者於彼等中固不知之，演劇者亦不願之——，奇才異能之人常少，尤以奇才異能之演劇者爲甚。

此處少丈夫，是故婦人皆自丈夫化。惟人能充所以爲丈夫者，始能救——婦人於婦人中。

我見此虛僞於彼等中，卽諸發令之人，猶僞爲服務者之道德。

「我服務，汝服務，吾人皆服役」——此處，雖統治者，猶作此虛僞之聲。——吁，若第一主人，僅爲第一僕人，則何如乎！

吁，在其虛僞上，我之好奇，猶注及之；我深知彼等一切蒼蠅之幸福 (Fly-happiness) 及其於日光照耀下，繞玻璃窗片作聲。

我見其有多少仁愛，卽有多少脆弱。多少公道及憐憫，亦卽有多少脆弱。

其相與也，皆圓滿周到，善以處人，且互體諒，如沙粒 (grains) 與沙粒之圓滿周到，善以處人，且互相體諒然。

以有節制之態度，懷抱小幸福，——斯謂之「順從」，同時且以有節制之態度，覬覦新小幸福。彼等之心，於一切中，但願有一事，卽無人害之。彼等誠如是逆料他人之欲望，且待之善。

此雖謂之曰「道德」——實則爲怯。

此諸小人，雖有時厲聲說辭，爾時但聞其聲嘶，——每一吸氣，則使之聲嘶。

彼等誠雋利刺骨，其道德亦有雋利刺骨之指。然皆無拳：其指皆不知如何匍匐以出於拳之後。其所謂道德者，則使之馴服而有節制，以此，故使狼變爲犬，使人變爲家畜。

彼等如是佯笑謂我曰：——『吾人坐於中間，距死士決鬪者之遠，如距飽食厭飫爲豕之遠然。』此雖謂之曰有節制，實則爲「平庸」。

三

我於人中過，且多所說辭：彼等不知何所取，亦不知何以保留之。

彼等見我來，何以不斥罵淫與惡，則皆以爲奇；誠哉，我來對於小偷竊亦不致警告！

彼等見我何以不激厲鼓動其智慧，恍如彼等愚而好自任之心尙不足，其言詞聲音之磨吾耳也，如石筆之磨石版然。

且當我呼曰：『可說哉，汝中一切膽怯之魔鬼，甘願啜泣、疊手、且崇拜，』——彼等則囁然曰：『扎拉圖士特拉乃不信有神。』

尤以其宣傳順從之教師爲甚——然我則願正提其耳而呼曰：『唯我爲扎拉圖士特拉，卽不信有神者！』

彼諸宣傳順從之教師！世上何處有小物，或疾病，或癰疥之物；彼等則匍匐以就之，如蝨然；惟我之厭惡阻我，致不將彼等裂毀之。

善！此爲我對彼等之耳所宣之教義：卽我乃不信神之扎拉圖士特拉。其言曰：『何人信無神更甚於我，俾我可聆其教乎？』

我乃不信神之扎拉圖士特拉：何處我能覓得與我相同之人乎？人致其身於意志，且自去其一切順從者，斯則與我同。

我乃不信神之扎拉圖士特拉！我烹一切機會於我之釜中。必在其極熟時，我始歡迎之以爲食物。

誠哉，多數機會，傲然來至於吾；而我之意志，仍更傲然對之說辭——於是機會乃屈其懇求之膝，

——懇求與我同居且同心，且諂言曰：「吁，扎拉圖士特拉，請看，惟友之至於友也何如！」——
然當無人聽我時，我何爲而言哉！故我將囂辭以入於風中曰：

汝等皆變而愈小，汝諸小人！汝等皆就衰敗，汝諸安慰者！汝等皆將消滅，——
以汝等多數之小道德，以汝等多數之小疏略，及汝等多數之小順從，故——
太柔輒，太讓步，汝等之土壤則如此！樹之欲大者，當求繞盤根而環盤石！
且汝等之所略者，仍將組織於人類未來之網中；即汝等之無，猶將爲蛛絲及蜘蛛，而生於未來之血中。

且汝之取也，蓋如竊然，汝諸小道德者；雖在諸無賴中，高尚猶作此言曰：「當人之不能掠奪時，則惟行竊而已。」

「自致其身，」——此亦爲順從之道。然汝諸安慰者，我則對汝等言，取以致於自身，且將嘗從汝等多取之！

吁，汝須否認一切半意志 (half-willing) 且須爲怠惰而決定，如爲行爲而決定！

呀，汝等則知我之言，卽行汝等之所意志者——但必先能意志。

愛汝等之鄰如汝等之身——但必先各自愛其身——

——『必以大愛愛，以大輕視愛！』不信神之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

然當無人聽我時，我何爲而言哉！我之在此也，尙爲早到一時。

在此人民中，我自爲我之前驅，自爲我黑巷中之鳴雞。

彼等之時則至矣！我之時亦至！彼等時時變爲小，爲貧乏，爲不成熟——可憐之毛，可憐之土！

彼等卽將立於我前，如乾草，如牧原，誠哉，皆自厭倦——且渴望有火——較渴望有水爲尤甚！

呀，有福之閃電時！呀，午前之祕密——一日，我將以彼等爲迅趨之火，爲有如焰之舌之前驅：

一日，彼等將爲有如焰之舌之前驅：至矣，近矣，此日卓午！

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

五十 在橄欖山上

冬日非佳客，與我坐同宅；握手示友愛，染我手成碧。

此客我所敬，然欲與之離；去去令其獨，斯爲善避之！

以我熱思與熱足，去之風靜處，疾行何其速；——去至我橄欖之山，日光照耀之曲。

我於彼處笑，笑此嚴酷客，依舊心愛之，相與成莫逆；以其爲我清蚊蚋，靖諸嘈雜免煩嘖。

緣彼使諸蒼蠅不作聲，無論其爲雙與隻；又令街巷無人跡，夜月猶疑照其夕。

此客甚嚴酷，——我則致敬肅，但不似細人之姑息者，拜火塑像餽其腹。

寧願冷齒起忡怔，不願崇拜以致敬！——意志如此由天性，一切熱氣薰蒸諸火像 (fire-idee)；

吾心尤引爲詬病。

我之所愛者，冬日甚夏日，惟當冬來坐我室，爾時我則戲弄我敵人，衷心流露較真實。

衷心誠流露，匍匐入寢猶堪矚！我深藏之幸福，放蕩歡笑樂常足，夢中諠笑亦相屬。

我——一匍匐者？未曾匍匐勢力前；我若出誑言，則由愛使然。故猶愉快冬牀（winter-bed）眠。貧牀煖我勝富牀，以吾疾貧心不忘，貧之在冬，信義於我最為彰。

每日初起為不淑，挪揄我冬冷水浴；因此嚴酷之冬與我同居者，對我興怨讟。

我又娛之以蠟燭，俾彼能於灰色朦朧中，終使天現光煜煜。

我誠日初為不淑，早起日未旭，味爽馬嘶鳴委巷，井幹汲桶響轆轤——

爾時不耐坐待旦，庶有青天終來降，此天在冬誠已老，雪作鬚兮白其頂。——

此冬天；此冬天；寂無言，白日為煙氣不宣！

此長清淨之無言，我或曾從彼學而然？抑或彼學我而然，抑或各出心裁，不謀而自然？

一切善事之來源，其數奚翅千，——一切善巧之事，其存在也，皆為快樂而然；如何常如此，而獨

——其源！

善巧之事，亦即此長寂之無言，且如冬天，從清淨圓眼（round eyed）之態而視瞻：——

——如其使日墮，其使不屈不撓如日之意志亦然，我已善學此藝及此冬之智巧（winter-ro-guishness）焉！

此爲我最愛之邪惡與技藝，卽我之無言，已學知勿以無言洩其祕。

擲骰出辭氣，聲響何噤噤，對諸莊嚴助手（solemn assistants）顯超詣：一切嚴肅看守輩，我之意志與旨意，固將知所避。

無人見我最後之意志，及其所至之深邃，——因此故我曾設計，清淨無言長自晦。

曾見多數點慧者，掩跡韜晦潛光儀，俾人莫知其底蘊，亦復揚波澗其泥。

乃有更慧之無賴，更黠之「剝皮」，與之相追隨，竭澤而漁，盡其所有而取之！

然有緘默不言者，清明坦率誠不欺，——我謂其最智，他人不能期，深淵雖澄淨，——終莫測端倪。

汝雪作鬚之冬天，圓眼居吾上，緘默而無言！吁，汝爲我靈魂及其放蕩，作在天之寓言！
我當不如吞金者之自隱匿——恐吾靈魂，將致破裂？

我當不作高躋 (stills) 戲，人將視察我之足，——皆來繞吾與妒忌？

彼諸汗濁、溫熱、困敝、染碧 (green-tinted) 性惡輩，——如何能忍我之幸福，而不與妒忌！

如是，誠示彼等以我冬季之冰峯，——而不示以日光繞照如帶，我山之巔嵒！

彼等僅能聆我冬時風雨之哨聲，而不知我越海如渴，溫熱重大，南風之芻割，

彼等憫我意外之事與遭際，——我則言曰：「容此遭際之至，其來無心如兒戲！」

如何彼等能忍我之幸福，苟不繞以意外，及冬之窮促，冠以熊皮之冠，服以雪花之服！

——苟不悲憫其窮促，即諸嫉妒忌害者之窮促！

——苟不對之嘆息以示驚，震齒而作聲，俾我自身，為其矜憐之所攫！

此則我心靈上，善及滑稽意志之所以為通，以能匿其冰雨及其冬，又能隱我凍瘡之疼！

寂寞之為人所，用一方病者以行遜，他方則從病者而行遜。

容諸環我斜視，無賴可憐之人，聆我冬寒齒震與呻吟！如此呻吟如此震，我誠離其熱室之氤氳。

容其見我之凍瘡，嘆息表同情，至作如是稱：——「彼以知識之冰，凝結至死殊堪矜！」

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

二五八

爾時，我則疾行以熱足，往來於我橄欖之山，日光照耀之曲。我則謳歌，藐視矜憐戲以目——
扎拉圖士特拉如是唱。

五十一 經過

如是，從容緩遊，過諸多數人民及各城，扎拉圖士特拉乃紆迴繞道，還至其山及其洞穴。請看，彼復於無意中，行至大城（Great city）之門。其處則有口流涎沫之愚人，伸手躍足，向前行至，當路而立。卽此愚人，人謂之爲「扎拉圖士特拉摹擬之猿」以其曾從之學得諸言辭聲音，且喜借用其所貯藏之智慧故。此愚人向扎拉圖士特拉作如是說：

呀，扎拉圖士特拉，此處爲大城，汝於此處無所得，但有所失。

汝何爲涉此泥淖而至？當愛惜汝足，唾棄此城，向之——以背！

此處爲諸隱者思想之地獄：此處大思想沸騰活動，而蒸發小。

此處一切情緒皆衰朽：此處僅有感覺，骨響作聲！

汝豈不會覺有精神之屠宰場，及烹飪室之臭氣乎？此城豈不有精神被屠之煙氣薰蒸乎？

汝豈不見有靈魂繫焉，如破碎不潔之檻褸乎？——人皆將此等檻褸組成新聞！

汝豈不聞精神於此處已變成戲論乎？精神吐出戲論之糟粕！——人皆將此戲論之糟粕組成

新聞。

彼等皆互相追逐，而不知至何處！皆互相激怒，而不知爲何因！皆以其贗器作響，以其僞金作聲。彼等皆寒冷，而向蒸溜水以求溫；皆薰蒸，而向冰凍之酒精以求涼；彼等皆由公共之見解而病痛。

一切嗜慾及罪惡，皆於是乎在；但亦有有道德者在焉；有甚多可指定，被指定之道德在焉；——甚多可指定之道德，與法家之指（*scribe-fingers*），以及苛刻坐待之人，有諸當胸之小星，以祝其福，且有肉趾無腰之女兒在焉。

又有甚多之虔誠，及信心的痰唾之抵擊與贊助，在戰羣之神（*God of the host of war*）前。星「從高處」落，慈悲之痰唾亦然；蓋無星之胸，皆渴望高處。

月有其庭，庭有其月駒（*moon-calves*）；行乞之人，誠向一切從庭來者懇求；向一切指定之乞

丐道德懇求。

「我服務，汝服務，吾人皆服務。」——一切指定之道德，向其王如是懇求：如是，則有價值之星，終將附着其弱小之胸上！

然月仍繞屬於地者之一切：故王亦繞一切之最屬於地者——此則店主所售之金。戰羣之神，非金條之神（God of the golden bar）；王則提議，而店主則——措施之！

吁，扎拉圖士特拉，以汝之光明、強、善當唾棄此店主之城，而向之以背！

此處，一切腐濁微溫及浮沫之血，皆於其血管中流：唾棄此大城，此湫隘囂塵之街，一切污廢，皆集沫焉！

唾棄此迫窄之靈魂，弱小之心胸，尖利之目，僵直之指，所居之城——

——此侵陵、厚顏、以筆以舌之作煽動，及懷過熱之野心者，所居之城——

此處，一切事物皆殘廢、惡聲、多慾、不足信賴、熟腐、病黃、煽亂、釀毒——

——唾棄此大城，且向之以背——

至此，扎拉圖士特拉則阻斷口流涎沫之愚人所言，而閉其口——

扎拉圖士特拉呼曰，且止斯事！汝言則已長，汝類則使吾惡！

汝何爲居此藪澤如是之久，至汝自身，亦必變爲蛙蠅乎？

當汝如是學爲怨讟譏訕，豈不有濁穢集沫，卑溼之血，流於汝血管中乎？

汝何不去之林中，抑汝何不耕田海中，豈少綠鳥乎？

我輕視汝之輕視；當汝之警予也，——汝何不自警？

惟從愛中出，我輕視及警告之鳥，乃振其翼；固非從卑溼之藪澤中出也！——

汝口流涎沫之愚人，人皆謂汝爲我摹擬之猿；我則謂汝爲呻吟之豕，——以汝之呻吟，汝卽我

之愚譽 (praise of folly) 而猶敗壞之。

最初使汝呻吟者果爲何物？以無人充分阿諛汝故：——是故汝坐於此污穢之旁，俾汝有多所

呻吟之由。

——俾汝有所報怨之由！汝無用之愚人，汝之報怨卽汝之集沫；我知汝！

卽汝所言不誤，汝之愚辭猶害我！卽扎拉圖士特拉之言辭百倍不誤，汝猶將常誤我之言辭！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乃觀大城而嘆息，且良久無言。終則如是說：

我亦惡此大城，非僅此愚人而已。此處及彼處，——無有事物可改善者，亦無可變壞者。

悲哉此大城！——我願已見其爲火柱（pillar of fire）所燒滅！

如是之火柱，定必在日卓午之前。然此有其時，有其命。——

然汝愚人，我以此教訓作臨別之贈：人於其處無復可愛，但當——經過之！

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乃經過此愚人及此大城。

五十二 叛教者

—

「呀，不久以前，立於草地，呈碧綠及各種顏色之物，今皆已成灰色而萎謝！有多少希望之蜜，我曾帶歸，至吾蜂房乎！」

「諸年少之思想皆已變老，——不但老而已，且爲疲倦，爲平常，而自慰焉：——人皆宣言曰：『我等今復爲虔誠。』」

「不久，我曾見彼等於晨間勇步向前：乃其知識之足，變而疲倦，而今且嫉視其晨間之勇！誠哉，彼等多數，一次曾舉其足如跳舞者；我之智慧之笑，對之則瞬其目：——爾時，彼等亦自思惟。而今我已正見其俯身——匍匐，以至於十字架。」

一次，彼等曾繞光與自由而鼓翼，如蚊蚋且如詩人焉。漸老漸冷，則已弄玄虛，口嚙囁，而心姑息。抑或彼等心已失望，以我爲寂寞所吞，如爲鯨魚所吞乎？

抑或其耳對我已切於傾聽，而無效，且未聞我之號聲及傳令乎？

——吁！諸人中僅有少數，其心堅勇而充盈於中，又能保持忍耐之精神。其餘則皆膽小。

其餘，常成大多數，平凡、剩餘、車載斗量，——則概屬膽小！——

人之屬於我之一派者，與我同派之經驗，將遇之於途：故其最初之同伴，必爲死尸與丑角。

至其第二同伴，——將自謂爲其信徒者，——則將爲其逆旅主人，有生命，有多愛，有多恐，且甚少年老成。

人中之屬於我一派者，將不繫心於諸信徒；知人類之輭弱無定者，在春時及多色之草地中，將不信之！

若彼等能異其所爲，則將異其意志。此半途而廢，半途而廢者，乃敗壞一切全體(very whole)。葉皆萎謝，——更有何物，能悲痛之！

聽其逝，聽其墜落，吁，扎拉圖士特拉，勿悲痛之！就中以發響之風振落之，則尤善——
——吁，扎拉圖士特拉，於中振其落葉，如是，則一切萎謝之物，或將去汝較速！——

二

「我等今復爲虔誠，——諸叛教者誠如是承認；且中有仍畏而不敢如是承認者。

我注視其目，——我與之面言而發其紅暈，曰：汝諸人皆復禱告！

禱告則堪慚愧！非一切人皆堪慚愧，惟我與汝，及諸腦中存有天良之人。禱告於汝則堪慚愧！

汝知之甚審：卽汝中有虛心之魔鬼，願交臂置手於胸，而更輕易視之：——此虛心之魔鬼勸汝
曰，「世上有上帝！」

於是汝則屬於畏光者流 (light-dreading type)，光不止於其處：今汝每日必鑽頭深入於
曖昧及空想中！

誠哉，汝善擇時，今夜間之鳥正飛出。畏光之人之時間已至，卽晚間及閒餘時，此時汝不用——

以「休息。」

我聞而臭之：其時則已至，——即彼等狩獵遊行之時，誠非用以獵於野，但爲馴順、跛足、鼻音、柔踐、柔聲祈禱之獵，——

——爲追逐單簡易惑之人之獵：一切鼠之陷阱，用以陷溺其心者，已復設立！當我揭幕，則有夜蛾突出。此夜蛾或與其他夜蛾共蹲伏焉？在在處處，我誠臭有密藏之小羣之氣味；其處有密室，則有新之熱誠者及熱誠者之空氣。

彼等皆於長夜，接席而坐，且曰：「容我等復如小兒，共說「上帝善。」——由此虔誠之糖果商，壞其口以及其胃。

彼等或於狡猾狙詐之十字架蜘蛛 (cross-spider) 處而尋求長夜，此蜘蛛在其同類之蜘蛛中，宜講智慮，且誨之以「在十字架下便於織網！」

或每日持釣竿坐在卑溼之藪澤，且因是而自以爲深邃；然無論何人，漁於其處，其處則無魚，我猶不謂彼爲淺露。

或於贊頌詩人 (Hymn-poets) 處，以神歡 (godly-gay) 之態學奏琴，而贊頌詩人，則願以琴致其身於諸少女之心——以其既倦於諸老女，及其贊美之故。

或學爲見有學問，半瘋狂之人而戰慄，其人坐於暗室，以待精神之至，——而精神乃全去之！或聽咆哮之老吹笛人，其人則已從悲風學得悲聲；今如風之吹，且以悲調而宣傳悲愁。

且彼等中，亦有已變爲守夜之人者；今知如何鳴其號角，夜中巡行，喚醒久已熟睡之諸老物。我昨夜於花園之牆，曾聽得九言，論諸老物者；亦從如是老而悲愁，乾燥無味之守夜人聽來。

「其爲父，則未充分顧及其諸子；人類之父較善於爲此！」——

其他之守夜人答曰：「彼太老！今不復顧及其諸子。」

「然則有子乎？除其自證明，無人能證明！我久欲其一次將其徹底證明。」

「證明恍如彼曾證明任何事物者！其於證明則甚難；但視人之信之，爲甚重要耳。」

「吁嗟！吁嗟！信則救彼，故應信彼。此爲老人之道！我等亦如此！」——

「老守夜人及畏光者 (light scares) 如是互談，因悲鳴其號角；昨夜花園之牆，所見如此。」

我則笑不可止，幾致心破；心不知所之，且沈於橫隔膜下。

誠哉，我殆將死——當我見諸驢醉，及聽守夜人如是論上帝，乃笑至悶絕。

所有如是之懷疑，其時不已久過乎？今日有何人，喚醒此等老睡、避光之物乎！

有事於舊式之神，其時已久過——誠哉，彼等已有一善樂之「神之所止」(“Deity-end”)。

彼等不會以死自「黯淡」——如是乃虛構！他方面，彼等——則自笑有時而死！

乃有此事出現，即無神之說，自一神之本身出——其說曰：『世上但有一神！在我之前，汝不能

有其他諸神！』——

——一老虐有鬚之神，一嫉妒之神，如是忘其所以——

一切諸神乃皆笑，且踉蹌於其位，而呼曰：『謂世上有多神而無一神，豈非正當之神道學乎？』

人之有耳者，請一聽之。——

扎拉圖士特拉在其所愛之城名「驪母牛」者，作如是說。蓋由此處，僅二日程，即可再至其洞穴，及其鷹與蛇處；其心則愉快無窮，以歸家期近故。

五十三 歸家

吁，寂寞！我家，寂寞！我遠出，居於野外甚久，故歸至於汝也，非無淚！

今汝手指，使我嚴畏，不啻畏母；今汝微笑加我，亦如母然；今則曰：『孰爲其人，從我而去，疾如旋

風乎？』——

其人之當去也，乃呼曰：我與寂寞居太久，我已學知去我之守默！此爲汝今所曾學——誠哉？

吁，扎拉圖士特拉，凡事我誠皆知之；汝孤僻之人，汝與衆人居，其沮喪也，較與我居爲甚！

沮喪爲一事，寂寞又爲一事，此爲汝今所曾學！於人中，汝常思曠放，而奇特：

——彼等亦復曠放奇特以愛汝；蓋過於一切，彼等欲汝待之寬容！

雖然，此處汝家居，此處爲汝室；此處可放言無忌，傾吐汝之胸臆；此處無以隱祕固結之情感爲

羞之事。

此處一切物，皆以汝之言爲寵幸而諛汝：蓋皆欲騎汝之背。一切寓言，汝誠騎之以達於真理。此處，汝對於一切事物，皆可直言無隱：誠哉，人對於一切事物可直言，則其聲之入於耳也，若贊詞焉！

然而沮喪又爲一事。吁，扎拉圖士特拉，汝豈忘之乎？當汝之鳥鳴過汝頭，當汝立於林中，踟躕不定，在尸之旁，不知何往——

當汝說：『請吾之物導吾！我已知在人中之危險，較獸中爲甚！』——斯爲沮喪！

吁，扎拉圖士特拉，汝豈忘之乎？當汝坐於汝之島中，有醴酒一井，於中空之汲桶供出，布散以解渴。

——直至汝渴坐於醉者中，且夜哭曰：『取之有福，寧不較予爲甚邪？盜竊之有福，不較取爲多邪？』——斯爲沮喪！

吁，扎拉圖士特拉，汝豈忘之乎？當汝之靜時至，且驅若以離汝，當其附語而言曰：『說辭且屈伏！』——

當汝坐待無言，自覺可厭，且消失汝卑微之勇氣，斯爲沮喪——

吁，寂寞！我家，寂寞！汝聲之向我說辭也，何其慈祥而柔和乎！

汝我彼此不互詰問，不互怨讟，我等共出於坦白之門而坦白。

以汝於一切，皆坦白清潔；卽時間於此，猶舉輕足而趨。以在黑暗中，時間之於人也，衡之猶重於在光中。

此處，一切物之所言及其私言，其來於我，皆屬坦白；此處一切物皆可變爲言辭，一切變像皆欲學我而說辭。

若下至彼處，——則一切說辭皆無效！在彼處，經過與遺忘，則成爲最智慧；此爲我今所曾學得者！

人欲知人中之各事物者，則必使用各事物。然我手則太清潔，不能使用。

我甚至不願吸其氣息；吁嗟！我已久住於其嘈雜及其不良之氣息中！

吁，繞吾有福之靜境！吁，環吾清潔之氣味！此靜境之來自深胸者，其攜純潔之氣息而至也何如！

此有福之靜境，其靜聽也何如！

然下至彼處，——則各事物皆騰諸口說，各事物皆被謬聽。若人以鈴聲宣其智慧，則市場之店主，亦將以其辨士(penny)之聲咻之！

就中各事物皆說辭；無人復知其作何解。各事物皆落水，更無事物落入深井。

就中各事物皆說辭，更無事物抵於成功而自有所成就。各事物皆喋喋然，更有何人靜坐於其巢以伏其卵乎？

就中各事物皆說辭，各事物皆說辭盡。且昨日在時間本身上仍爲太難及難於咀嚼者，今日則懸諸今日之人之口，盡咀嚼之而作聲焉。

就中各事物皆說辭，各事物皆暴露其祕密。且一次曾謂爲性靈深邃之人之祕密者，今日則屬於街上之吹笛人，及其他之輕浮人矣。

吁，人類之嘈雜，汝希奇之物！汝黑市之噪聲！汝今復在吾後，——我最大之危險在吾後！寬容與憐憫，我最大之危險嘗在之；一切人類之嘈雜，皆願受寬容與容納。

以被遏抑之真理，如愚之心，愚者之手，及多數憐憫他人之小欺誑，——我曾如是以居於人中。我誠坐於其中而生厭，幾自誤斷以爲我可容受彼等，且願自言曰：「汝愚人，汝不知人之爲何！」

居於人中者，則未能知人：凡人中則太有奧妙在，——彼處有何遠視遠望之目乎！我曾爲愚人，當彼等誤斷我，我則以此故寬容以待之，甚於待自身，我待自身甚苛，且自常報復以待人寬故。

全身爲毒蠅所刺，且如石然，爲邪惡之雨滴而澍，如是我坐於彼等中，且仍自言曰：「凡物因其小而小者無罪！」

我尤見諸自謂爲「善人」者爲最毒之蠅；彼等以種種無罪而刺螫，以種種無罪而說誑，彼等何能以公道待我乎！

居於善人中者，——憐憫則教之以說誑，憐憫爲諸自由之靈魂，造成悶絕之空氣。以善人之愚不可窮究故。

自行掩藏並掩藏吾富——斯誠爲吾下至彼處之所學者；以我見各人精神仍貧乏故。以我憐憫之說誑，故知人人，

——故見人人，且覺人人皆有所謂充分之精神，且有所謂過量之精神！其倔強之智人，我謂之智而不謂之倔強——如是我誠學知如何忽視字句。

掘墓者自爲掘出疾病。舊廢物下，藏有不良之水蒸氣。人不當發諸藪澤。人當居於山上。以有福之鼻竅，我誠復吐納山上之自由。我之鼻息終從一切人類之嘈雜而得自由！爲尖利之微風所感，如爲酒氣所感，我之靈魂噴嚏，且囁然自贊曰：「祝你之康健！」

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

五十四 三不善事

於我之夢中，於我之朝夢中，今日我立於世外——之一海角上，執天秤以衡世界。

吁嗟！呈玫瑰色之曙光，來至於吾也太早，此嫉妒者，發紅光而醒吾！彼常嫉妒我朝夢之紅光。

爲有時間者所量，爲善衡者所衡，爲矯翼者所及，爲神聖之裂有殼果者所揣度：我夢見世界如此；——

我夢乃一勇敢之水手，半爲船，半爲颶風，緘默如蝶，急躁如鷹：如何今日忍耐，且有閒暇，以衡此世界乎！

此或我之智慧，祕密與我說辭，卽我笑而晝醒之智慧，常擲揄一切「無窮之世界」(infinite worlds)者蓋以其言曰：「凡力之所在，數(number)則爲之主人，以其有多力故。」

——恍如一大圓蘋果，自呈獻於我手中，一成熟之金蘋果，有涼軟柔潤之皮：如是，世界之自呈

獻於我也亦然——

——恍如一樹，對我點頭而至，一枝葉扶疏，意志堅強之樹，彎曲如作倦遊者之所馮凭，且爲其踏腳橈如是，世界誠立於我之海角上——

——恍如柔手捧匣以向吾，——卽一匣開展，爲使有節制之崇拜者之目愉快：如是，世界之自呈獻於我也，今日亦誠如此——

——非有充分之謎，足以駭人類之愛，而使離之，非有充分之解決，使人類之智慧入睡——今日世界之於我，乃一人類之善物，雖曾對之說如是諸不善事！

我如何感謝我之朝夢，俾我如是於今日開曉，衡此世界乎！此夢及心之安慰者，其來至於我也，誠爲一人類之善事！

且我或可於晝日作類似之事，善爲仿效而摹擬之，今我將置最不善之三事於天秤，而善以人類之所以衡物者衡之——

人之教爲祝福者，亦教爲詛咒：世上三最可詛咒之事爲何乎？此則我將置諸天秤者。

淫佚、貪權、自私，此三事，前此曾最爲人所詛，且曾附以最惡最僞之名——此三事，我將善以人類之所以衡物者衡之。

善！此處爲我之海角，彼處則爲海——迴旋滾流，來至於我，蒙茸搖尾，此老而有信義，百首叢生之狗怪 (hundred-headed dog-monster) 爲我所愛者——

善！此處我將執天秤於滾流之海上；又誠欲求一見證，於——汝隱者之樹，汝強臭寬曲之樹，爲我所愛者！

現在之至於未來也，以何橋梁高之屈就於下也，以何限制最高之仍——向上行也，受何咐囑？

今天秤停此而不動，我已置三重問題於其中；三重答案，將由他一秤盤以攜而至。

淫佚：對於一切襯衣蒙茸之輕視肉體者，爲芒刺，爲火刑柱；且如「此世界」然，爲遜世者之所詛；以其愚弄諸謬誤妄斷之教者故。

淫佚：對於痞徒，爲其緩燒之火；對於一切蠹木及發臭之檻樓，爲準備之熱，及烹煮之爐。

淫佚：對於心境自由者，爲無罪之物，爲自由，爲地球上樂園之幸福，爲一切未來，對於現在感謝之流溢。

淫佚：惟對於萎謝者爲甘毒 (sweet poison)；而對於懷獅之意志者，爲大興奮劑，爲酒中尊貴之宿酒。

淫佚：爲較高幸福及最高希望之大幸福之表徵。以其對於多數人，許以結婚，且不止於結婚故，——對於多數人，除彼此互知爲男人及女人外，則別無所知者。——且有何人，曾知男女之彼此如何互不相知乎！

淫佚：——然我應繞我之思想及我之言辭作樊籬，恐豕及蕩子，闖入我之樂園——

貪權：此邪惡之虻。蹲於最浮華人之上者；此輕視一切未定之道德者；常騎種種馬，有種種驕。

貪權：此地震，破裂爆發一切空腐之物；此粉白陵墓 (whited sepulchres) 之破敗者，旋轉作聲，且具懲罰性；此閃爍之問話符號，常與未成熟之答案相俱。

貪權：在其願盼之下，人則匍匐、蹲伏、服役作苦，且卑其身，甚於蛇豕焉——直至其終，乃有大輕蔑叫囂而出——

貪權：此可怖之教大輕蔑之教者，當諸人前，對城與帝國作宣傳曰：『汝當消滅！』——直至諸人發聲自呼曰：『我當消滅！』

貪權：甚至引人騎於純潔及寂寞之上，至於自足之高境，發紅光如愛情，繪飾紫色之幸福，引人以上人間世之天 (earthly heaven)。

貪權：然當高至「渴望之」自卑以俯就權力也，何人將謂爲貪乎！誠哉，如是之渴望及下降，固無弊病在其中！

是故寂寞之高，非永爲寂寞及自足也；是故高山可至於深谷，高處之風可至於平原——
吁，孰能覓取顯貴之名以加於是種渴望乎！「布施之道德，」——扎拉圖士特拉一次曾用以名此無名可名者矣。

且亦有此出現——誠哉，第一次出現——即其言辭，亦以之祝「自私，」祝康健有益之自私，

發自有力之靈魂者——

——發自有力之靈魂，爲高尚肉體之所繫屬者，此肉體即美勝新鮮之肉體，一切事物皆變爲鏡，而圍繞之。

——此可屈伸，能說服之肉體，此跳舞者，其表徵與概要，即爲自享樂之靈魂。如是肉體，如是靈魂，此自享樂，自呼之爲「道德」。

以其善惡之言，此自享樂誠自掩護，如聖林然；以其幸福之名，自爲遣去諸可輕蔑之事物。

自爲遣去諸膽小之事物；其言曰，「膽小者不善！自彼觀之，常渴求、嘆息、出怨言、且任何取最小之便益者，皆似可輕蔑。」

且亦輕視一切甘苦 (Bittersweet) 之智慧：誠哉，亦有智慧於黑暗中生花，一夜所籠罩之智慧，常嘆息曰：「一切皆虛！」

羞澀之不信賴，則視爲卑劣；無論何人，但欲有誓辭，而不欲有態度及行爲者；及一切過分的、不信賴之智慧亦然；——蓋如是即爲膽小之靈魂之表見。

諂媚如狗之人，則視爲更卑劣，蓋以此等人之背後，直接有屈伏者在焉；又智慧之屈伏，如狗、虔誠、及諂媚者亦然。

凡此則皆甚恨之；且惡其人，其人不自我戒備，其人吞毒唾，忍睚眦，以及一切過於忍耐，諸能忍受，諸感自足之人：蓋此等皆奴性之表見。

無論其在諸神及神聖之擯斥前，或在人及人類之愚見前，而表見奴隸之態度者：舉凡一切奴隸之行爲，此所視之自私，誠皆將其唾棄之！

如是，其所謂之不善：卽一切摧壞精神者，及不屑之奴性，——此卽禁制、瞬目、抑遏之心、虛僞服從之態等，因膽小而示親愛者。

其所謂虛僞之智慧：則爲一切奴隸之智巧，疲老厭倦者所矯飾；尤以一切宗教牧師所有之點慧、虛僞、好奇等智巧所生之愚爲甚！

雖然，虛僞之智者，及諸牧師，及厭世者，及諸婦人性、奴隸性之人——吁，凡其一向所爲，其濫用自私也何如乎！

此濫用自私，——精密言之，則曾爲道德，且曾謂之爲道德！且所謂「無私」(selfless)——彼一切厭世膽小者，及崇拜十字架之諸蜘蛛，良有理由，自願如此！

對於此等一切，今則其日已至，卽變遷、審判之刀，及日卓午已至：於是，則天誘其衷，有多數事物，行將出現！

且其人宣布，謂「自我」神聖完全，「自私」爲有福者，誠哉，彼預言者，且說其心所知之事，曰：「請看，已至，已近，此日卓午！」

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

五十五 重力之鬼

—

我口，——蓋爲人民發表意見者爲安戈拉之兔 (Angora rabbit) 發言，則太粗，太忠實。我之言辭，一切墨水魚 (ink fish) 及筆狐 (pen fox) 對之，更覺爲奇。

我心，——蓋一拙手：一切桌與牆壁，皆將受其害，更有何處供愚人之描寫及塗鴉乎！

我足，——蓋一馬足；因此，我蹈踐木石，於田中往來蹂躪，且於疾行賽跑中，則快意如中魔然。

我胃，——固知其爲鷹之胃？以其願食羔羊之肉。斯誠一鳥之胃。

以無罪之物自養，且甚少；準備飛，急欲飛，且將飛以去；——我性今如此：何爲此中無鳥性之物存乎？

此尤與重力之鬼相反，此固爲鳥性——誠哉，死相反，極相反，原相反！何處我之相反不可以飛，且亂飛乎！

於是，我可歌一曲——且願歌一曲；雖我獨居空室中，猶必自歌以自聞於耳焉。

固知有其他歌者在，彼等惟室中人滿，然後其聲柔，其才辨，其目盼，其心蘇——我則異於是。

二

人之教人飛者，一日將變其標誌，一切標誌，對之，將自飛入於空氣中；且此地球，彼將加以新名，謂之曰——「輕物體。」

駝鳥之行速於馬，然亦將重鑽其頭以重入於地；人之不能飛者亦然。

地球與生命，於彼皆爲重；重力之鬼如是意志！人之將變爲輕及爲鳥者，必自愛其身；我誠以是爲教。

固不可以病及傳染病之愛愛之，蓋以此等愛，雖自愛猶爲之發臭！

我誠如是教，——謂人須以有益及康健之愛愛其自身；即人須自可忍受其自身，而不可飄泊無定。

飄泊無定，乃自名爲「兄弟之愛」；此等字句，前此曾用之以作最善之誑及虛偽，尤以諸子人以負擔之人爲甚。

誠哉，固無一定之條教，以供今日或明日之學爲自愛者。寧或爲一切藝術中之最美、最智、最終、最能忍耐者也。

蓋一切所有，對於其所有者 (Possessor)，皆善祕藏之；且於一切寶藏中，自身所有之寶藏，其發掘也，則在最後，——斯蓋重力之鬼使之然。

幾於在襁褓中，吾人即賦有此等重字及重值 (heavy words and worths)；即所謂「善」與「惡」者，——如是自謂爲天賦。以此之故，吾人皆原諒此生。

是故自幼小以至於成人，皆禁人之及時自愛，——斯蓋重力之鬼使之然。

且吾人——皆忠於所賦予吾人者，承之以鐵肩，經過崎嶇之山路！當吾人汗流，人則謂我等曰：

「唯，生活誠難忍受！」

然人則自難忍受！其理由則在負不需要之物太多於肩上。彼跪下如駱駝然，自聽其善載之。尤以強力負載，爲人所恭敬者爲甚。彼自載諸不需要之重字及重值於身——於是，生活之於彼，乃如沙漠然！

誠哉，多數吾人所自有之事物，亦難忍受！人中多數內在之事物，似生牡蠣——滑脫拒手，甚難把握之——

是故必善其間架，善其裝飾，以爲辨護。此種藝術，人須學之：卽必有間架，善其外貌，巧於盲從！且也，人中有多事物，但爲欺騙，卽多數間架，皆貧乏可憐，且不過爲間架而已。多數祕藏之善及力量，尙未曾夢見：此等選擇而出之珍羞，尙無嘗之者！

婦人之選者知之：或略肥腴，或略消瘦——吁，命運所關何其巨，所及何其少乎！

男人則難於發見，最難則對於自身；關於靈魂，則常有鬼在焉。斯蓋重力之鬼使之然。

雖然，人之爲此言者，則已發見其自身，其言曰：此爲我之善及惡；此則可使鼯鼠及侏儒謂「人

皆以爲善，人皆以爲惡」者無言。

誠哉，我不喜諸謂一切皆善且謂此世界最善者。我謂此等人，爲對於一切皆認爲滿足者。

一切皆認爲滿足者，知如何嘗各事物之味，——而非能最善嘗味！我喜口味難適，吹毛求疵之舌及胃，彼等則已學知說「我」及「然」「否」矣。

雖然，將各事物咀嚼而消化之，——此則爲真豕性(genuine swine-nature)常說「然」者，——所學僅爲驢，諸與之同者亦然。

深黃及熱紅，——我味欲如此，——此則以血與諸色相混。然人之粉白其牆者，則已以其粉白之靈魂示我矣。

有與乾屍(mummies)戀愛者，有與靈怪戀愛者：二者皆與一切血肉相反，——其不合於我味也何如！以我愛血故。

我將不居留於其處，其處爲人嘔吐唾痰之所：此爲我現有之味，——我寧居於盜竊與僞誓者之中。無人舍金於其口。

我以爲更可厭者，則一切舐痰之人；我所見最可厭者，則我所謂之「寄生物」；其爲物也不愛，而恃愛以爲生。

我謂諸僅有一種辦法之人爲不幸；彼等或變爲惡獸，否則爲馴養惡獸者。我將不於此輩中建我之禮拜堂。

我亦謂諸坐待之人爲不幸——彼等不合我之味——此卽謂一切諸採集玩品者、貿易者、王與地主、及掌櫃等。

誠哉，我亦學爲坐待，且復徹底——然惟坐待我自身。在一切之上，我誠學爲立、爲行、爲趨、跳躍、攀登、及跳舞。

此則我所以爲教：卽謂人之一日欲飛者，必先學爲立、爲行、爲趨、攀登、及跳舞等——人固不能由飛以至飛！

我學以繩梯 (rope ladder) 達諸窗牖，以捷足登於高桅；坐於知覺 (perception) 之高桅，在我爲受福不淺；——

——於高桅之上，鼓翼如焰光；其光雖小，而對於遠行之水手及舟覆之人，其爲安慰也則大！我以多數不同之道路及行徑，達於我之真理；我登於高處，縱目及遠，誠非僅用一梯已也。惟不得已，然後問我之路，——此常與我之味相違！我寧詢諸路之本身而試驗之。

我之旅行卽爲試驗與詢問：誠哉，人必亦學答此諸問，斯爲我之味：

——非善味，非不善味，但爲我之味而已，於此，我不復有所羞，或有所祕密。

「此——爲我之路，——何處爲汝等之路乎？」如是，我誠答諸「問路」者，以其路——今尙不存故。

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

五十六 舊表及新表

一

我誠坐待於斯，有舊破之表環繞我；且亦有新書半成之表，我之時間何時至乎？

——我下降之時間，下行之時間：以一次我將復之人處故。

我今待此時間：蓋必先有兆至，乃爲我之時間，——斯卽笑獅與鴿羣。
當其時，我自與我言，如有暇時者。無人告我以新事，故自道我之故事。

二

當我來至人處，爾時，我見其置身於舊有之執迷 (infatuation) 上：彼等皆自以爲知人中何者

爲善，何者爲不善。

一切道德之言論，似於彼等爲足厭倦之舊事；且人之欲睡者，於其退而即安以前，善說諸「善」與「不善」。

此其欲睡也，我則擾之，爾時我教彼等言：——除能創造者外，無人能知何者爲善，何者爲不善！——惟其人能創造人之目標，以意義及未來予此世界者；其人則能以何物爲善或爲不善而有效。

我勸彼等取消其舊有之專門講座及諸舊有之執迷；我勸其笑其所有之諸大道德家、聖者、詩人及救主。

我誠勸其笑諸黑暗之聖人，及諸坐而警戒，如以黑靈芻嚇生命之之樹者。

我誠坐於其墓道之大路上，甚或坐於其尸與黑鷲旁，——我笑其一切經過及其腐熟之光榮。誠哉，如作懺罪之宣傳者及愚夫，我大聲疾呼，以羞怒加諸一切彼等之所謂大及小上。吁，彼等之至善，何如其甚之小吁，彼等之至不善，亦何如其甚之小哉！我誠如是笑。

我明智之渴望，生於山中者，大聲疾呼，發笑於我身；斯爲狂野之智慧，誠哉！——我振翼作響之大渴望。

此常攜吾以去，以上，以遠離，且在於笑中；繼而我以日光所醉之快感而飛，有似箭之震動：

——出至於遙遠之未來 (*distant futures*)，非夢所能見者；出至於更熱之南方，非曾經雕刻家所想及者；——其處有諸神跳舞，皆以衣飾爲羞：

(如是，我可說寓言，納然難出於口，如詩人然；誠哉，我仍須爲詩人，我則引爲羞！)

其處，一切變象，於我皆似諸神之跳舞，諸神之遊蕩；世界則放縱不羈，逃歸以至其本身：——

——如諸神彼此所有永存之逃歸與復尋然，如其彼此所有之有福的自相矛盾，自行反省，及互相屈折然：——

其處之一切時間，其於我也，似爲諸剎那之有福的戲弄，就中需要，卽成爲自由之本身，以自由之角，相戲以爲歡：——

其處仍復見有我舊有之魔鬼及大敵，斯卽重力之鬼，及其所創造之一切：如限制、法律、需要、結

果、意義、意志、及善、惡等——

蓋若跳舞既竟，跳舞既過，則此等不必有之？蓋爲敏捷及最敏捷故，諸鼯鼠及拙鈍之侏儒，則不必有之？

三

我於其途，亦復有拾得「超人」二字之處，且人之爲物，必有超過之者。

——人爲一橋，而非一終點，——樂其日午及黃昏，猶進以達於新之呈玫瑰色之曙光焉。

——此則扎拉圖士特拉所說之日卓午，及其處處懸諸人上，如發紅光後紫色之黃昏者。

誠哉，我亦使諸人於新夜中視新星；且於晝與夜之上，我誠會布以笑，如一顏色悅目之天幕然。我教彼等以一切我所有詩人之興會及感動：卽教之輯集人中之斷片而統一之，且教以謎及

可畏之遭遇——

——如編輯者，如談謎者，及贖身於遭遇中者，我誠教之以創造未來，及以創造——贖諸一切

經過。

贖人之過去，變更諸「已然」，直至意志發言曰：「我曾如是意志！我將如是意志！」

——此誠我所謂之贖；惟此我教彼等謂之贖。——

今吾誠待我之贖，——如是我去之彼等，或爲最後一次。

以我須再去之彼等一次：我日將落於彼等中；於吾之死也，我將予彼等以最經選擇之贈品！

當其落也，我曾從日而學得此，此光暉充實者：從其無盡藏之富，彼乃傾金於海中，——

——如是，則雖至貧之漁夫，猶搖金槳！此蓋我所曾見，見之未嘗不啜泣也。——

如日然，扎拉圖士特拉將下降：今於此處坐且待，有舊破之諸表環繞之，且復有諸新表，——半

已寫成者。

四

請看，此處有一新表，然何處有我之兄弟，與我同攜此表以入於谷，入於血肉之心乎？——

我之大愛，如是要求諸在最遠者：即不必爲其鄰人着想！人之爲物，必有超過之者。超過之道固亦多術，試一觀之！惟丑角則以爲「人可躍過。」

雖在汝鄰人中，汝猶能自超：汝能自取之權利，汝將不讓人以之予汝！

汝所不能爲者，無人復爲汝爲之。請看，夫何報酬之有。

人之不能發令者，則必服從。多數人能自令，然甚鮮能自服從！

五

高尚之人，其方式欲如此：即不願有何物不勞而獲，尤以生活爲甚。

凡夫之人，則願不勞而獲得生活；他如我等，生活自致以予吾人——吾人嘗思如何以最善之法報之！

誠哉，此爲高尚之格言，即謂：「生活所約以予吾人者，吾人將爲生活守其約！」

人無所貢獻於享樂，則不當思享樂。且人應不欲享樂！

享樂與無罪，爲最可羞之事物。二者皆無庸尋求之。人或應可得之。——然人寧覓取罪惡與痛苦。

六

吁，諸兄弟，人之初生者 (Infants)，嘗被犧牲。然今吾人則爲初生者！

吾人皆將流血於祕密犧牲之祭壇，吾人皆將燔炙，以敬上古之諸偶像。

吾人之最佳者尙幼：此則引起諸老饕餮之徒。吾人肉嫩，吾人之皮膚，僅爲羔羊之皮膚：——如何不引起諸老偶像祭司 (idolpriest) 乎！

老偶像祭司，彼仍住於我等之中，烹吾人之最佳者，以供其宴飲。嗟，諸兄弟，如何初生之子，能免於犧牲乎！

然吾人之方式欲如此：且我愛諸不欲保留自身之人，下降者我誠愛之以吾全體之愛：以其去而之彼處故。

七

忠實——人鮮能如此！人之能之者，則不願爲之！然以所謂善人者爲最鮮忠實。

呀，諸善人！諸善人！口不道忠實之言。自精神言之，如是爲善，乃爲疾病。

諸善人，讓步、自屈，心則重複，靈魂則服從：雖然，人之自服從者，則不自聽從！

凡諸善人所謂爲惡人者，必團結一致，俾可產生一真理。呀，諸兄弟，汝等皆爲此真理而有充分之惡乎？

勇敢之冒險，延長之不信賴，酷虐之否，與夫厭倦，及深中要害等，——如何能團結一致乎！然自其種子出，——真理生焉！

前此，一切知識，皆伴不良之心而生！汝諸智慮明辨者，破壞，破壞此諸舊表！

八

當水上有板，有甬道及遮欄，以過其經流，誠哉，無人信其說，謂「一切皆流動。」

雖腦筋單簡者猶反對之。其言曰：「何哉？一切皆流動乎？板與遮欄，仍在其流之上矣！」

「在流之上，一切皆固定，一切事之價值，過橋與結果，「善」與「惡」均皆固定！」

嚴冬，蒸氣之馴服者，至爾時，雖至黠之不信者，猶然效之，誠哉，非獨單簡者謂：「諸物豈不皆固定？」已也。

「一切事物，根本皆靜」——此爲一適合於冬季之說，對於不生產之時期，可善寬懷，圍爐冬眠者，足大安慰。

「一切事物，根本皆靜。」——然解凍之風所宣傳者，則與之相違！

解凍之風乃一牛，而非耕牛，——乃一怒牛，一破壞者，以怒角破冰，冰則——破諸甬道！

呀，諸兄弟，一切事物，今不皆流動乎？一切遮欄及甬道，不曾皆落於水中乎？何人固執此「善」

與「惡」乎？

「爲禍於吾人，祝福於吾人，此解凍之風發也！」——諸兄弟，如是宣傳，過諸街道！

九

有舊幻見存焉——曰善與惡。此幻見之軌道，前此曾繞諸預言者及星學家而旋轉。

一次曾有人信諸預言者及星學家；於是乃信「一切皆有命：汝須，以汝命定故！」

繼則人不復信諸預言者及星學家；於是乃信「一切皆自由：汝能，以汝意志故！」

吁，諸兄弟，關於星與未來，前此僅有幻見而無知識；是故關於善與惡，前此亦僅有幻見而無知識！

十

「汝須勿行劫！汝須勿殺！」——此等教條曾謂之神聖；人曾屈膝俯首於其前，且跣足焉。我則問汝：世上除此等教條之外，何處會有更善於行劫者及殺者乎？

雖在一切生活中，豈不皆爲——行劫及殺乎？以此等教條爲神聖，真理之本身，如是豈不——

被其殺害乎

——抑謂違反生命放棄生命爲神聖；其說非死之宣傳乎？——吁，諸兄弟，破壞，爲我破壞此諸舊表！

十一

我表悲情於過去，以我見爲過去而棄之，——

——棄之乃所以爲後來各代之利益，之精神，及其風狂；且將一切經過，重行解釋，而認爲過橋！
一大權威將至，卽一智巧之奇才，彼以其認可與不認可，將一切過去而張弛之，直使變爲過橋先鋒、前驅及鳴雞。

然此有其他危險，及我之其他悲情，——卽凡夫之人，其思想乃回至於其祖父處，——於其祖父處，時間誠以之而息焉。

彼將一切過去如是而棄之，以爲庶有一日，凡夫可幸成爲主人，而沈一切時間於淺水。

吁，諸兄弟，是故新高尙乃爲必要。新高尙者，與一切凡夫之人相反；有權威者統治，且將從新寫定「高尙」二字於新表。

蓋爲一新高尙故，多數高尙者及多種之高尙者，乃爲必要！或如我寓言中所曾言：「世上有多神而非一神，斯爲正當之神道學！」

十二

吁，諸兄弟，我奉汝等，且命汝等，至於新高尙：汝等將變爲未來之孕育者，開墾者，及播種者——誠哉，非至於新高尙之爲汝等所能購致，如商人之購之以金者；以凡有價之物，其值皆小故。

請勿以汝等何所從來爲汝等之尊貴，而以汝等何所從去爲尊貴！汝等意志及汝等之足，皆求超汝等——請以之爲汝等之尊貴！

誠哉，非汝等曾服務於王——王今所值幾何？——亦非汝等曾爲現立諸事之保障，故能更穩

固。

非汝家會顯於朝，且汝等已學爲容色，如火鶉然——故能久立於淺池中：

（蓋——立乃朝臣之務，且凡朝臣皆信賜坐爲死後之福）

亦非所謂「聖靈」者，導汝等之祖先至於有希望之處，其處我不贊美之；乃以其處爲一切樹中之最不善者——卽十字架——所生之地，故無可贊美——

——誠哉，凡「聖靈」率其武士所至之處，其內常有——羊、鵝、及側首、怪頭之輩，在前趨走焉！

吁，諸兄弟，汝等之高尙，將不顧後而但瞻前！汝等須爲由祖國而被放逐者，由遠祖之祖國而被放逐者！

汝等須愛汝子孫之國：請以此愛爲汝等之新高尙——卽未曾發見之最遠之海！以此故，我揚汝等之帆，搜求復搜求！

去之汝等之子孫，以償汝等所以爲汝祖若父之子孫者：汝等須如是以贖一切過去！此新表，我

誠置於汝等之上！

十三

「人何爲而生一切皆虛生活——如打稈，生活——卽自焚，亦復不能取溫。」——

此等上古無稽之談。乃以爲「智慧」然以其古，且有霉氣，故愈爲人所尊。雖霉猶尊貴。——
童子或作如是說：「當避火，恐受焚！」古之智慧書亦多如是幼稚。

且人之常打稈者，何爲許其致譏於打稈哉！如是之愚，人當掩其口！

如是之人，坐席而不攜物與俱，雖饑腹猶不攜來——乃嘗曰：「一切皆虛！」

然諸兄弟，善食與飲，其藝真實不虛破壞，爲我破壞此諸不樂生者之表。

十四

「對於清者，一切事物皆清，」——世人如是說。我則謂汝曰：對於豕，則一切事物皆變而有豕。

氣！

於是空想者及俯首者（其心亦俯）宣說：『世界本身乃一污濁之怪物。』

爲此言者，蓋皆不潔之鬼；尤以其人，除從背面以觀世界則無和平無安逸者爲甚，——此等卽
遜世者流！

雖聲不悅耳，我對諸人猶面言之，卽謂：世界如人，亦有背面，——斯誠信然！

世界中多污濁；斯誠信然！然世界本身，則非污濁之怪物！

謂世界有多處，其臭味不佳；厭惡之本身生羽翼，探源之力量亦然！此其爲說，實際上亦具有智慧。

世界最善之事物中，猶有足厭惡者；最善之事物，猶必有超過之者！

吁，諸兄弟，謂世界中儘有污濁，實際上亦具有智慧——

十五

此等言辭，我誠曾聞諸虔誠遜世者對其良心說，且無惡意與欺詐——雖世上無他物更詐更惡者。

曰，「聽其自然！勿舉手於其間！」

「無論何人，意在窒息、行刺、及褻剝人者，聽之，勿舉手以救焉！於是，則人將學知厭世矣。」——
「即汝自有之理性，——汝自須遏絕而窒塞之，以其爲此世間之理性故，——於是則將學知厭世也。」——

吁，諸兄弟，毀碎此虔誠者之舊表，撕破此謗世者之格言！

十六

「人之多學者，則不學一切強烈之渴望，——今人皆於黑巷中彼此附耳而言。

「智慧既倦，無事可爲；汝毋須渴望！」——我見此種新表，懸於公共市場。

吁，諸兄弟，亦爲我破壞，破壞此種新表！厭世者懸此表，死之宣傳者及獄吏亦然：請看，此亦爲爲

奴之教條——

以彼等皆不善學，不學爲至善，學諸事物太早，且學之太速；以彼等飲食不佳故；其結果則致敗及其胃！

——以此既敗之胃爲其精神，故勸人死！誠哉，諸兄弟，其精神乃在其胃！

生活乃快樂之井。然人之有敗胃卽惱怒之父與之說辭者，一切源泉對之皆毒。

智慮明辨：斯爲有獅之意志者之樂！然人之變而厭倦者，惟自意志而已，一切波流，與之相戲。

此常爲弱者之天性：卽於中途，忘其自身。及至其終，其厭倦則發問曰：「我等何爲行於途？一切皆無以異！」

其耳所聞之宣傳，聽之則悅耳，卽謂：「無事可爲，無須意志！」此則爲爲奴之教條。

呀，諸兄弟，扎拉圖士特拉爲新鮮之飄風，吹至一切倦途者之中，彼將使多數之鼻噴嚏！

我自由之呼吸，甚至透過牆壁，吹入監獄及被禁錮之精神中！

意志則解放，以能創造故；我誠如是教。且爲創造故，汝等須學！

又汝等惟須學其所學於我，斯爲善學——人之有耳者，請一聽之！

十七

彼處有船，——行將焉往，或入於廣漠無物中，——然何人願入此「或」“perhaps”，中乎？

汝等中無人願入於死之船中！於是汝等如何得爲厭世者乎！

諸厭世者！且未曾離世！我曾見汝等切盼此世，仍復鍾情於汝自所有此世之厭倦！

汝等口脣之垂下也，非無效：——仍有一小世間欲望（worldly wish）存於其間！在汝等目中，

——非浮有未忘之世間福之小雲乎？

世上固多有良發明（good invention），有有用者，有足樂者：以此之故，世乃可愛。

有諸如是等之良發明，如婦人之胸然，同時有用，同時可樂。

然汝諸厭世者！汝諸倦世者！汝等，人將鞭撻焉！人將用鞭撻，以使汝等之四肢活潑。

蓋汝等若非病者，或衰老之物，爲世所厭者，汝等則爲狡猾之怠惰者，或美觀能言之戲貓。且汝

等若不復欣然趨進，則須——去而之他！

對於不可醫者，無人求爲醫焉；扎拉圖士特拉如是教——是故汝等須去而之他！

結尾較開始更需勇氣；凡醫者及詩人，類能知之——

呀，諸兄弟，有表爲厭倦所設立者，有表爲怠惰所設立者，卽腐化之怠惰所設立者；雖所言相同，然欲人聽之有異——

觀此頹喪者！其身與目標，相距僅咫尺之遠；然由厭倦故，乃堅臥下於塵埃中而不動，此勇者！由厭倦故，乃欠伸於途，於地，於目標，且於自身，而不進行一步——此勇者！

日今發紅光於其上，犬舐其汗，然仍堅臥其處而不動，且寧憔悴焉：

——憔悴於離目標咫尺之地！誠哉，汝等須牽其頭髮，曳之上天——此英雄！

或聽其臥於臥下之處爲較善，庶有睡眠及之，爲之安慰者，灑以滴瀝之雨。

聽其臥，直至其自願欲醒——直至其自願捨棄一切厭倦，且有何厭倦曾教之至乎！

諸兄弟，惟須注意將諸怠惰之犬駭去，又須駭去一切擁聚之害蟲——

——一切「文化」擁聚之害蟲，彼——餐英雄之汗者！

十八

我造諸圈以繞我，復造神聖之界域；鮮有與我登於更高之諸山者；我嘗以神聖之諸山造成山系。

然諸兄弟，若汝等與我登，須注意，恐有寄生物與汝等同登！

寄生物者——此卽爬蟲，卽匍匐畏縮之爬蟲，欲食汝等弱痛之點以肥其身！

此爲其藝術：卽能探知何處爲高尚靈魂倦厭之處，於汝等煩惱及沮喪中，於汝等感覺之節制中，建其可厭之巢焉。

於強者弱處，貴者太溫文爾雅處，——建其可厭之巢焉；寄生物寄生於大人物之小疵處。

何爲一切物種中之最高者，何爲其最下者？寄生物卽爲最下之物種；然人之爲最高物種者，常供最多寄生物之食。

靈魂之有最長之梯，且能去至最下者：如何能免於有最多寄生物在其上乎？

——最能含蓄之靈魂，自能趨迷、放遊及於最遠者；最需要之靈魂，由快樂以自擲於偶然之遭

遇中者——

——自象 (being) 之靈魂，投入變象中者；能有之靈魂 (possessing soul) 求達其欲望及渴

望者——

能逃逸自身之靈魂，追及本身於最廣漠之場者；最智慧之靈魂，愚癡與之甘言者——

——最自愛之靈魂，就中一切事物有其潮流，及反潮流，旋流及流動者；吁，如何此高尚之靈魂，而免於有寄生物乎？

十九

吁，諸兄弟，我於是誠酷虐？我言曰：「墜者，推之！」

今日各物——皆墜落衰腐：何人能保留之乎？而我——我則欲推而去之！

汝等知轉石入於斗絕深谷之快意乎？——請看，今日之人，其正轉入我之深谷也何如！
吁，諸兄弟，我爲善演劇者之導演！我乃一例！請照例而行！
人之不受汝教而飛者，請教之——速墜！——

二十

我愛勇者：然勇者不足爲劍客——人亦應知何處用其劍術！
且此常爲較大之勇，卽守靜而旁觀，此如，則可以保其身，以待更堪對待之仇人！
汝等但須有爲汝等所恨之仇人，而無汝等所輕視之仇人：汝等則必可以汝等之仇人驕人。我
已如是教。

吁，諸兄弟，爲更堪作對之仇人，汝等須保留自身，是故當旁觀而過多數仇人——

——尤當旁觀而過多數痞徒，彼等以噪聲論人，而聒汝等之耳。

汝等之目，須常明視，以觀彼等所贊成及其所反對！就中多有是處，亦多有非處：人之觀之者，則

變而憤怒。

就中有所觀察，有所斬伐，亦皆復如故：是故當去之林中，寢汝等之刃！

走汝之路！且聽人各走其路！誠哉，黑暗之路，無復有一毫希望，於中閃光！

聽其處爲商人所統治，苟其一切發光者皆爲——商人之金。今時非復爲王之時：今時自謂爲人民之時，則不值爲王所有矣。

觀今之人民，如何正自如商人，彼等皆從各種廢物中拾出最小之利益！

彼等皆互設陷阱，彼等皆互相誘致諸物，——此則彼等所謂「善鄰之道。」吁，遙遠之時期有福，爾時人民皆各自言曰：「我將爲——諸人民之主人！」

諸兄弟，蓋至善者將統治，且至善者亦願統治其處異其教者，其處——則無至善者存。

二十一

若彼等不勞而獲——麵包，吁嗟！彼等高呼之爲何爲保持其生，——此真爲其保持，且亦爲之

甚難！

彼等皆食肉獸，在其「工作」中，則有掠奪，在其「獲利」中，——則有欺詐！是故爲之甚難！如是彼等變爲更佳之食肉獸，卽更狡猾，更明智，更似人焉；以人爲最佳之食肉獸故。人已將一切禽獸奪取其道德；此所以人於各種禽獸中最爲難爲者。惟鳥則仍居人外。若人學爲飛，吁嗟！則其貪婪之飛也，將高至何如乎？

二十二

我願男人與女人如此：卽其一準備作戰；其他準備爲母；然二者皆當準備以頭與足作跳舞。吾人晝日之損失，在未用以作舞節。各種真理皆妄虛，苟無歡笑與之俱！

二十三

汝等之結婚準備：注意，勿使成爲不良之準備。汝等準備太草率：是故婚姻之破裂——於焉隨

之！

寧願婚姻破裂，勿使婚姻強就，勿使婚姻欺誑！——婦人如是對我曰：「誠哉，我破壞此婚姻，然婚姻實先破壞——我！」

我見不良配偶最是冤家：彼等不復單身，因此各受其害。

以此之故，我願誠實者互相言曰：「吾人彼此相愛。試觀吾人維持此愛，否則吾人信誓旦旦乃爲大誤？」

——「予吾人以定期，且爲小婚，試觀吾人可爲大婚否？相守成雙，斯爲大事。」

此誠我與諸誠實人所商榷者；苟吾不如此商榷，且別有所說，則我與超人之愛及與未來之愛，爲何如乎！

非向前繁育汝等自身已也，且須——向上。吁，諸兄弟，結婚之園，或可助汝。

二十四

對於往事之原曾經爲智者，請看，彼終將尋求未來之源泉及新事之原——

「呀，諸兄弟，直至新人民興起，新源泉衝流下入新淵，其時將不甚遠。

蓋此地震，——竭塞諸井，致諸憔悴；然亦將內在之力及秘密，令其顯露。

此地震開發新源泉。在舊人民之地震中，有新源泉發出。

無論何人，叫呼而言曰：請看，此處有一井，可供多人之汲；一心，可供多數渴望；一意志，可供多數工具：——則有人民環繞之，此卽謂，則有多數嘗試者環繞之。

人之發令者，則必服從，——此事曾經嘗試！呀，長期之尋求、之解決、之失敗、之學、之嘗試復嘗試！人類社會：卽一嘗試，——我如是教，——卽一長期之尋求，其所尋求，則爲統治者——

——諸兄弟，蓋一嘗試！固無所謂「契約」毀壞，我請汝等毀壞此心輓及不徹底者之字句！

二十五

呀，諸兄弟！危及全人類之未來者何在？豈不在所謂善及公道者乎？——

——當諸人心中作如是想，且言曰：『吾人已知何謂善及公道，且已有之；其仍尋求之者，則有害！』

凡邪惡之人所能爲之害，此善人之害，則爲最害之害矣！

吁，諸兄弟，一次有人曾窺破此善及公道人之心，其言曰：『彼等皆猶大教徒之法利西人 (Pharisees) 也。』而人不之知。

此善及公道人，皆自不能自由以知之；彼等之精神，皆爲其善之良心所拘禁。其善人之愚者，乃有無限之智。

斯誠信然，卽善人必爲法利西人——別無辦法！

善人必將其人之自發明其道德者磔之於十字架上！斯誠信然！

其第二人發見彼等之國土者——此國土卽此善及公道人之心地——則發此問之人，其問曰：『彼等所恨者，以何人爲最？』

彼等之所最恨，卽創造者，彼破壞諸舊表及舊值，此破壞者——彼等則謂之破壞法律之人。

蓋此諸善人——皆不能創造；彼等皆爲送終而作始。

——彼等將寫新價值於新表上之人，磔之於十字架上；犧牲彼等自身之未來，——即將全人類之未來磔之於十字架上！

此諸善人——皆常爲送終之作始。——

二十六

吁，諸兄弟，豈復不會知此字句乎？一次我所謂之「末期人」者？

——大危險危及全人類之未來者在焉？豈非此善及公道乎？破壞，請汝等破壞此善及公道！——吁，諸兄弟，曾知此字句乎？

二十七

汝等逃我？汝等皆懼？汝等戰慄於此字句？

吁，諸兄弟，當我囑咐汝等破壞此善，此善者之表，惟於爾時，我則載人以浮於大海。惟於爾時，則有大恐怖、大眺望、大疾、大昏眩、大航海所生病（sea-sickness）至於其人。善人曾教汝等以虛僞之海岸，虛僞之安全！在其誑言中，汝等則既生既育，一切事物，皆由之而生極大之屈折，而引爲安慰。

然發見人之國者，亦發見「人之未來之國。」汝等將爲我作水手，勇敢而忍耐乎！諸兄弟，及時自向上進，學爲自向上進！海水風湧，多數人皆求由汝等而自舉其身。海水風湧：一切皆在海中。唯歡欣鼓舞乎？汝諸夙有心航海者！祖國何謂？競浮鷁首以向子孫之國！航向彼處，風起水湧，較海猶甚！吾人之大渴望，風起水湧！

二十八

一日，炭對金剛石言曰：——「何如是之堅也？我等彼此豈非近屬乎？」——
何如是之柔也？吁，諸兄弟，我誠問汝等：汝等豈非——我之兄弟乎？

何如是之柔弱，如是屈伏，如是讓步乎？何心中如許消極？如許自棄乎？汝等容貌中，何如是無命運乎？

若汝等命不定，心不堅，何能一日與吾——同征服人也？

若汝等之堅，不目視，不手斲，且不斲之碎，何能一日與吾——同創造也？

蓋創造者皆堅。此似必有福於汝等，卽汝等以手摧毀一千年，如摧蠟然——

——又手書一千年之意志，如刻銅然——且堅於銅，貴於銅矣。惟最貴者爲能全堅。

吁，諸兄弟，我置此新表於汝等之上，卽謂須變爲堅！

二十九

吁，我之意志，汝，一切需要之變更，我之最需要者，保留我於一切小勝利中！

汝，我靈魂之決定者，我謂之曰命運，汝，在我中，汝在我上，保留我，留我以待大命運！

汝之最後之大，我之意志，留之以待汝之最後——庶汝可於汝之勝利中不屈不撓，吁，何人能

不屈伏於其勝利乎？

也！
吁，何人之目不朦朦於此帶醉之黃昏乎！何人之足，不躊躇忘步於勝利中——而知如何立足

也！
庶我一日可準備且成熟於日卓午之中：準備且成熟，如發紅光之鑛苗，如載電之雲，如漲滿之
乳房：

——準備以爲我自身，且以爲我密藏之意志：弓切盼乎其箭，箭切盼乎其星：

——一星，準備且成熟於日卓午中，發紅光，由摧陷廓清之日箭（sun-arrow）而穿焉，而有福
焉：——

——即日之本身，且爲一不屈不撓之日之意志，準備於勝利中摧陷廓清！

吁，意志汝，一切需要之變更，我之最需要者留我以待大勝利！

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

五十七 復原

一

回至其洞穴後不久，一日晨，扎拉圖士特拉，從牀躍起如風狂，以可畏之聲叫呼，其動作則若寢於牀而不欲起者。扎拉圖士特拉之聲如是響震，致其所有之禽獸，皆駭然來至於前，一切諸禽獸之在各鄰洞穴及其潛伏之處者，則皆逃逸——飛出、鼓翼、匍匐、跳躍，各依其羽足種種之所能爲。扎拉圖士特拉乃說此等言辭：

醒！
起！深沈之思，自我之深淵出！我爲汝之鳴雞及晨光，汝互相枕藉之爬蟲起！我之聲即將喚汝

於繫汝耳之縲綫後，試聽！我願使汝聽起！起！儘有雷聲，起諸墳墓而使之聽！

從汝之目，拭去睡眠及一切昏盲！且以目聽我：我聲對諸生盲，猶爲醫藥。

一次汝醒，汝將長醒，我不慣於從其睡中，醒諸曾祖母，故我或仍命其——睡！

汝自擾自伸，且喘息焉？起！起！汝勿喘息——但與我言。扎拉圖士特拉喚汝，無神論者之扎拉圖士特拉喚汝！

我，扎拉圖士特拉，生活之辨護者，受苦之辨護者，遊行之辨護者——我誠喚汝，我深沈之思！
與我爲樂！汝來——我聽汝！我之深淵今說辭，我最深之淵，我轉之使至於光者！
與我爲樂！來！將手予我——嗟！予我，吁嗟！——厭惡，厭惡，厭惡——亦復與我！

二

爾時，扎拉圖士特拉尙未終其說，卽倒下如死人，且良久不動，亦如死人然。當其回復也，則面白戰慄，續寢於牀。久不飲食，如是者凡七日；其諸禽獸，則日夜不離，惟鷹飛出，攫取食物。凡所攫掠，皆置於扎拉圖士特拉之牀；迨後，扎拉圖士特拉終乃臥於紅黃之櫻桃、葡萄、玫瑰色之蘋果、香草及松毬

等之間。在其足下，臥二羔羊。伸挺僵直，斯則鷹以苦辛，自牧羊人處所取來者。

迨至七日後，扎拉圖士特拉終自從其牀起，取玫瑰色之蘋果於手中，嗅之，且覺其臭香。於是，其諸禽獸，則以爲與之談話之時已至。

彼等言曰：「吁，扎拉圖士特拉，汝今如是，以低迷之目，臥七日矣：汝將不復舉汝身，置於汝足之上乎？」

步出汝之穴洞：世界之待汝也，如待樂園。風以凝香，戲而求汝；一切溪流，如趨走汝後。

自汝獨臥，七日以來，一切諸物，望汝如渴。——步出汝之洞穴！一切諸物，皆願爲汝之醫！

抑會有新知識，愁苦之知識，至汝乎？汝臥如發酵之糟，汝靈魂升漲，越諸界限。——」

——扎拉圖士特拉答曰：吁，我諸禽獸，作如是說，使吾聽乎！聽汝談話，則使吾蘇：何處有話談，則其世界之於我也如樂園。

其處有言辭聲音，其樂何等？言辭與聲音，豈非爲虹與髻髯之橋，在永遠分離之間者乎？每一靈魂則有附屬之其他世界；每一靈魂對於他一靈魂，則爲隱遯之世界。

在最相似者之中，相似乃能欺騙而最愉快；蓋最小之溝，乃最難搭橋而過。

於我——如何能有一身外之外邊乎？世固無所謂外邊！此則當吾人聽聲音而忘之者；吾人之忘之也，其愉快爲如何乎！

人豈不會以名字聲音予物，藉以自娛乎？語言者乃美麗之愚癡，人用之，故能跳舞以過各事物。一切語言，及一切聲音之虛僞，其可愛也何如！以聲音故，吾人之愛，用能跳舞於不同之諸虹上。——其諸禽獸於是言曰：吁，扎拉圖士特拉，對於思想如我等之人，凡物則皆自跳舞；彼等皆來而伸手，笑而逃逸——且復歸焉。

各物皆去，各物皆復歸，生存之輪，旋轉不息。各物皆死，各物皆復發花，生存之年歲，趨前不斷。各物皆破，各物皆復全，同一生存之室，永自建築。凡物皆分別，凡物皆再互歡迎；生存之環，永自忠實。

每一剎那生存起；每一「此處」即有一「彼處」之球，繞之旋轉。處處皆居中。永存之路則屈曲。

扎拉圖士特拉復笑而答曰：吁，汝諸滑稽圓轉者！七日之內所應爲者，汝等知之如何詳悉！——如何彼怪物爬入我喉而窒我之息！然我則齧斷其頭，且吐去之。

且汝等，——汝等已將此造成弦歌曲？今我則臥於斯，且復因齧吐而疲竭，因自救而仍病。

汝等皆坐視之？吁，我諸禽獸，汝皆殘忍乎？汝等曾願坐視我痛，如他人之所爲乎？人者乃最殘忍之動物。

於悲劇、鬪牛、及磔人於十字架，人曾於地球上而爲最樂；發明地獄，斯爲其地上之天。

有大人叫呼——卽有小人趨附之，且以嗜慾故，懸其舌於口外，彼則謂之爲「憐憫。」

此小人者，尤以詩人爲甚，——如何熱烈以攻訐世上之生命乎？諦聽之，惟不能免於聽其一切攻訐中之快意耳！

此等攻訐生命者——生命則勝之以一盼。天真爛漫者曰：『汝愛我乎！少待，我無暇與汝周旋。』人對其自身，亦殘忍之動物；且在一切自謂「有罪者」，「戴十字架者」及「懺悔者」中，勿忽

視其怨讟攻訐中之嗜慾！

且我自身——於是乎誠欲爲人之攻訐者 (man's accuser) 乎嗟，我諸禽獸，惟此爲我所會學，卽爲人計，其最不善，乃成爲其最善之所需要；

——又一切中之最不善者，斯卽爲最善之權力 (the best power)，斯爲最高創造者最堅之石；又人必更善，且更不善——

我非繫於此受苦之火刑柱，故我知人爲不善——然我則叫呼，如未曾有人作如是叫呼者，曰：『噫！彼之最不善，乃如是其甚小！噫！彼之最善，亦如是其甚小！』

此對於人之大厭惡，——窒我之息，爬入我喉，斯誠如預言者所曾言，曰：『一切無殊，無事可爲，知識則悶絕。』

一長朦朧之光，跛行於吾前，一致死之疲倦，卽一致死之酩酊之愁，以欠呵之口而說辭。

『汝所厭倦之人卽小人者，今永復歸。』我之憂愁如是欠呵，且曳其足，而不能睡。

人世之於我也，變爲一穴，胸部陷凹，一切生物之於我也，變爲人類之灰與骨，及腐朽之過去。我之嘆息，坐於人類之墳墓上，而不能復起；我之嘆息與詰問，怨讟窒息，齧齧苛求，無間日夜；

——「吁嗟人兮，永遠復歸！吁嗟小人，永遠復歸！」

最大之人，與最小之人，一次我曾裸而觀之：皆互相似太近，——皆太似人類，雖最大之人猶然！皆太小，雖最大之人猶然！——此則我所厭惡於人者！最小之人，亦永復歸，——此則我所厭惡於一切生存者！

吁，可厭！可厭！可厭！——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且嘆息，且戰慄，以猶憶其病故。於是其禽獸阻其再說。

諸禽獸如是答曰：「勿再說，汝身既復原者！但去而外出，世界之待汝也，如待樂園。去之玫瑰、蜜蜂、及鴿羣之處！尤當去之唱歌之鳥，以學其歌！」

蓋唱歌即爲復原；身體健全者可以談話。當健全者欲唱歌時，則除復原外，願唱其他之歌！」

——扎拉圖士特拉對其禽獸笑，而答曰：吁，汝諸滑稽圓轉者，勿言七日之內，我設法以自安慰者，汝等知之何審！

我應再歌，——彼安慰，即我自所設法者，及此復原：汝等仍能以之而另造一弦歌曲乎？

——諸禽獸又答曰：『勿再說；汝身既復原者，寧先自備弦琴。自備一新弦琴。』

呀，扎拉圖士特拉，請看！爲新曲故，須有新弦琴。

呀，扎拉圖士特拉，歌且流咏，以新弦琴，樂汝靈魂：庶汝可忍受汝之大命運，此大命運，爲任何人所未曾有！

呀，扎拉圖士特拉，汝爲何人，必變爲何，汝之禽獸，知之則審：請看，汝卽永遠復歸之師——斯則爲汝之命運！

汝應先以此教——如何此大命運，不能爲汝之危險，爲汝之疾病！

請看！我等知汝之教，卽謂：一切諸物，永遠復歸，吾人自身，亦與之同；吾人業已生存，其時之長，無數可計，一切諸物，亦與之同。

汝教以爲：有一大年歲之變象，一大奇蹟之大年歲；此必如沙漏 (sand-glass)，轉變常新，或趨而下，或趨而出，而可常新——

——如是，一切年歲，在最大中，及最小中，皆互相相似；如是，吾人自身，於每一大年歲，在最大中，及

最小中，皆互相似。

且若汝今死，吁，扎拉圖士特拉，請看，我等知汝爾時，仍將如何對汝自言——然汝之禽獸，則仍求汝，願汝勿死！

汝將說辭，殊不戰慄，寧或因有福樂而致浮放，蓋汝最能忍耐者，重與困惱，將去汝身——
汝將言曰，『今我誠死，滅不復存，頃刻之間，化爲烏有。靈魂之死，如肉體然。』

然衆因（causes）之神經總匯，則復歸原，我乃糾錯組織，而存在其中——固復將創造成我！我之自身，乃屬諸永遠復歸之衆因。

我再與此日、此地、此鷹、此蛇同來——非一新生命，非更佳之生命，非相似之生命：

——再永遠來至於此恆等，同一之生命，在其最大及最小中，再教此一切事物之永遠之復歸，

——再說此地球與人之日卓午之字句，再與人宣布超人。

我已說我之言辭，我以我之言辭而破壞：我永存之命運如是意志——卽我誠屈伏，如宣傳者

之屈伏！

時間已至，下降者自爲祝福。如是——扎拉圖士特拉之下降，乃終其事。」

當諸禽獸既說此等言辭，則皆靜待，庶扎拉圖士特拉可對彼等說諸事物：然扎拉圖士特拉則不措意於彼等之靜。反閉目靜臥，雖未曾睡，而似睡者；蓋彼正於爾時，與其靈魂相通。其蛇與鷹，見其如是靜默，皆尊重此大靜之環境，慎密以退。

五十八 大渴望

吁，我之靈魂，吾已教汝說「今日」如說「一次」及「前此」然，且已教汝按節跳舞，以過各「此處」「彼處」及「他處」。

吁，我之靈魂，我將汝從一切偏僻之地救出，我拂去汝之塵埃、蜘蛛、及朦朧之光。

吁，我之靈魂，我從汝身，濯去小恥，及偏僻之道德，我勸汝裸身立於日光之目之前。

以稱爲「精神」之暴風，我誠已吹過汝巨浪之海；一切雲霧，我誠已吹之去，我已遏絕稱爲「罪」之遏絕者（strangler）。

吁，我之靈魂，我已給汝以權利，俾汝說「否」如暴風雨。說「唯」如青天之說「唯」然；汝長靜若光，今行從「否」之暴風雨中經過。

吁，我恢復汝駕御諸經創造及未經創造之自由；且有何人如汝，知未來之淫佚乎？

之。
呀，我之靈魂，我教汝輕蔑，其來也，非如蠹食，非大，非愛；蓋以愛而輕蔑，則當其最輕蔑也，乃最愛

呀，我之靈魂，我教汝如是勸，甚至勸地以至於汝：如日然，勸海以至其高。

呀，我之靈魂，我已從汝取去一切服從、屈膝、臣服；我已親給汝以「需要之變更」及「命運」等名稱。

呀，我之靈魂，我已給汝以新名稱，及悅目之玩好，我已謂汝爲「命運」巡迴中之巡行者，「時之航線」及「蒼蒼之鐘」。

呀，我之靈魂，於汝之領域，我付汝以一切飲酒之智慧，一切新酒，亦并付以一切無限老辣之智慧之酒。

呀，我之靈魂，我布汝以每日之光，且以夜、以靜、及渴望；——於是汝爲我長成一葡萄藤。

呀，我之靈魂，汝今充盈重大，乃成爲一葡萄藤之有乳房，及爲棕色之金葡萄所叢生充滿者。
——滿載以汝之幸福，待其充滿洋溢，且復以汝之待爲恥。

呀，我之靈魂，無處有靈魂，能更可愛，所包更廣，所及更遠！何處未來與過去更相緊接，較汝爲甚乎？

呀，我之靈魂，我已將各種之物給汝，我兩手因汝而空——至於今！今汝憂愁且微笑，而謂我曰，「我等二人，何人應受感謝？」——

——予者豈不應感謝受者，以其受之乎？布施豈非必要之事乎？受之豈非憐憫人乎？」

呀，我之靈魂，我知汝憂愁之微笑：汝之充滿洋溢，今自伸其渴望之手！

汝之盈滿，求過憤怒之海，尋求且待過滿之渴望，從汝目微笑之天而有所尋求！

呀，我之靈魂，誠哉！何人見汝微笑而不舍淚乎？經過汝微笑過量之寬大，諸鷹猶自含淚。

汝之寬大及過量之寬大，將不怨讟，且不悲哭：呀，我之靈魂，汝之微笑，則渴望乎淚，汝戰慄之口，則渴望哽咽。

汝如自言曰，「一切悲哭，豈非怨讟乎？一切怨讟，豈非攻訐乎？」呀，我之靈魂，是故汝寧微笑而不憂愁，——

——而不於涕淚滂沱中，抒汝一切憂愁之係於汝之充滿，係於汝葡萄藤之切盼乎採集葡萄之人，及刈葡萄之刀者。

然汝將不哭，將不哭出汝紫色之憂愁，於是汝定將歌，吁，我之靈魂！——請看，我自微笑，預言汝將如此：

——汝定將唱汝嗜慾之歌，直至一切海轉而靜聽汝之渴望——

直至有船，游泳於靜之渴望之海上，即金之奇蹟，環繞此金，一切善與不善，及奇異之物，皆於是乎遊戲——

——又有多數或大或小之動物，與夫物之有輕奇之足故能超行於紫藍色徑之上者——

——此自然之船及其主人，行向金之奇蹟；其主人則爲以金剛石所成刈葡萄藤之刀，待而採集此葡萄之人——

——即汝之大救濟人，吁，我之靈魂，即無名之人——此人惟未來之歌始予之以名！誠哉，汝之呼吸，業已有未來之歌所發之香氣矣。

——汝業已夢，業已發紅光，業已渴飲於一切安慰之回聲之深井矣，汝之憂愁，業已休息於未來之歌之福樂中矣！——

吁，我之靈魂，我今已給汝以一切，雖最後之一切，亦已給汝，我手已因汝而空——請看，我命汝歌，斯即爲我最後所能給予之物！

我命汝歌——今試言：我等何人——應受感謝？——歌予我聽，則尤善：請歌，吁，我之靈魂！聽我感謝汝——

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

五十九 第二跳舞歌

—

「吁嗟汝生命，我視汝目爲時近，見汝夜目（night-eyes）閃黃金，仍自悅懌於我心。

——我見金船閃光於暗水；沈飲、瞬轉、金搖駛！

汝誠眇我跳舞之狂足；笑、問、融和、擲汝目。

汝僅用汝之小手，二次轉汝發聲之玩具，——我足則誠搖曳而狂舞。——

我踵曾高舉，諸人靜聽我足之拇指，——夫固將知汝：——在於舞者拇指中，——庸詎不會有其耳！

我會跳躍於汝下，從我反躍汝回逋；汝飛逸四布之卷髮，流波且向余。

我曾躍足離去汝，離去汝蜿蜒之卷髮；汝立彼處身半轉，於焉示愛汝目眈。

以汝屈曲之流眄，——汝誠教我曲徑之紆轉，以汝曲徑之紆轉，我足學得狡猾之幻誕！

我懼汝近，我愛汝遠；汝之飛逸引誘我，汝之尋求保證我：——我爲汝受苦，何所不樂於忍受！

爲汝：汝冷則激怒，汝恨則迷路，汝逸則拘執，汝嘲則——告訴：

胡不恨汝也，汝繫人者，糾纏者，迷惑者，覓取者，尋求者！胡不愛汝也，汝不能忍耐，爛漫天真，如風

之疾，有孺子目 (child-eyed) 之罪人！

汝今引我至何處？汝爲刁頑且端好。使我迷惑失故路，汝可愛之頑童兮，汝今誠自惱！

我隨汝後追蹤舞，疲弱寂寞慵舉趾。汝今在何處？授我以汝手，抑但以汝指！

洞穴叢林多如許：我將迷路心無主！——請止，駐足不進立於此！君不見蝙蝠梟鳥鳴其羽？

汝蝙蝠，汝梟鳥，汝將待我非其道？我等今何處？汝從犬處學爲吠與嗥。

我覺有趣因汝敵，汝齒粲白且復小；目光射我何乖巧，卷鬚向下亦傾倒！——

此不啻跳舞於木石之場：我爲獵者任翱翔，——汝願爲我之獵犬，抑或爲我之羚羊？

今來於我旁，躍起莫徬徨！吁嗟——速起翔彼處，我已搖蕩垂吾羽！

吁，汝勿作此驕矜態，視我欺誑懇求之眇眇！願與汝相俱，適樂土兮更可愛——

——遵彼愛情之途徑，經過各樹林，整齊而寂靜！沿湖邊行，中有金魚舞且泳！

上有羔羊，復有落日痕；牧人之笛聲怡然，汝今疲倦正堪眠？

汝今疲倦乃如許？我願攜汝至其處；聽汝手臂沈於水，汝今誠口渴，——應飲汝以物，汝乃不欲

歡！

——吁，彼靈敏可惡，柔媚之蛇，深藏之女巫何處取汝途？我覺汝手雙觸面，點瘡紅起痛切膚！

常爲汝作牧羊兒，我實厭倦之。汝女巫，我曾歌向汝，今哭向我汝號呼！

應我之鞭聲，汝舞且號呼！未忘我之鞭，——忘鞭則非吾！——

二

生命則如是答我，且掩其耳，曰：

「呀，扎拉圖士特拉，勿以汝鞭作如是可怖之聲！汝固知噪聲殄滅思想——今正有精細之思想來至於吾。」

汝我二人皆忠實，既不爲善，亦不爲惡。超出善惡之外，覓取吾人之海島及綠草地——惟吾二人如此故應彼此相友愛！

若彼此縱不竭誠心以相愛——此卽謂若不互完全相愛，豈不應有怨恨乎？

我與汝相友愛，且常過於友愛，此則汝所知者；其理由則在我嫉妒汝之智慧。嗟！此老狂愚之智慧！

嗟！若一日汝之智慧離去汝，則我之愛情亦將速去汝。——」

於是生命徹視其後及四周，且柔聲言曰：「呀，扎拉圖士特拉，汝於我相信，猶有未盡者！

汝之愛我也，未及汝所言之甚；固知汝思欲卽離去我。

彼處有舊重宏聲之鐘：其聲以夜，達於汝之洞穴——

——當汝聞此鐘，報時於夜中，爾時汝思汝在一點與十二點之間——

——汝作此思惟，吁，扎拉圖士特拉，我知——汝即將離我！——

我乃踟躕而答曰：『然，然汝亦知之。』——我蓋於其耳中，於其雜亂黃愚之卷髮中而有所言。

『汝知之，吁，扎拉圖士特拉，此則無人知者——』

我等彼此相視，且視綠草地，黃昏正經過其上；我等同哭。——雖然，爾時生命於我，則更爲貴重，非我一切智慧所曾能及矣。——

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

三

一！

吁，人請留心！

二！

中夜所言果何音？

三！

「我睡我之睡，——

四！

「醒從酣夢我告訴：——

五！

「世界亦何深，

六！

「深非晝日所能語。

七！

「憂患沈沈，——

八！

「樂兮——較憂尤爲深！

九！

「憂云：離此，向前去！

十！

「樂則一切欲永存，——

十一！

「欲永存兮至無垠！

十二！

六十 七印

(一名唯諾阿們之曲)

—

若我爲預言者，且充滿預言之精神，遊行於山脊之上，在於兩海之間——

即遊行於過去與未來之間，如重雲然——與熱氣薰蒸之平原爲敵，且與一切重物，既不能生，又不能死者爲敵：

準備於其黑暗之胸中爲電，爲贖回之閃光，且以電氣充滿而說「唯！」而笑「唯！」準備爲預言之閃電——

——雖然，其人如是充滿電氣者有福！誠哉！彼必久懸，如重暴風雨之在山上，一日彼將燃未來之光——

吁，我何不爲永存而熱誠，不爲結婚約指一雙銀——此物卽爲復歸之表徵？
我猶未曾尋得一婦人，或與娘子而有身，除此爲我所鍾情：以吾愛汝故，吁嗟兮永存！
以吾愛汝故，吁嗟兮永存！

二

若我之怒，破墳墓，變標誌，或轉舊破之表於斗絕之深淵：

若我之輕蔑，揚腐餘之詞於風中，若我之來，如掃帚之對於十字架蜘蛛然，且如風掃陳舊積屍之場然：

若我坐於舊上帝之葬處，而愉樂焉，於舊謗世者紀念碑之旁，而祝福於世界，且愛世界焉——
——苟惟天以潔淨之目，觀其已壞之屋頂，則我亦誠將愛禮拜堂及上帝之墳墓，亦誠悅怡而坐，如草與紅鶯粟花之坐於已壞之禮拜堂上——

吁，我何不爲永存而熱誠，不爲結婚約指一雙銀——此物卽爲復歸之表徵？

我猶未曾尋得一婦人，或與娘子而有身，除此爲我所鍾情；以吾愛汝故，吁嗟兮永存！
以吾愛汝故，吁嗟兮永存！

三

若曾有氣息至於我，而爲創造之氣息，且爲天之需要（heavenly necessity），至促遭遇以跳
星之舞（star-dances）：

若我曾以創造的電氣之笑而笑，卽有長之雷聲隨之，轟轟然，且作服從之態；
若我曾與上帝爲雙六戲於神聖之地球桌上，因而地震且裂，噴出熱流——

——蓋此神聖之桌卽地球，且其震動也，乃以新創造材料，及由上帝之擲骰故：

吁，我何不爲永存而熱誠，不爲結婚約指一雙銀，此物——卽爲復歸之表徵？

我猶未曾尋得一婦人，或與娘子而有身，除此爲我所鍾情；以吾愛汝故，吁嗟兮永存！
以吾愛汝故，吁嗟兮永存！

四

若我曾飲盛有流沫甘芳之飲料一碗而盈口，其中所有之物，皆混合調適：

若我手曾將最遠與最近混合，將火與精神混合，樂與憂混合，又將最刻薄與最仁愛混合：

若我之自身，爲留存之鹽之一顆粒，使一切物之在甘芳之碗中者混合調適：——

蓋以有鹽能連合善與惡，雖最惡猶有價值，如香料和味，及最後之流沫然：——

吁，我何不爲永存而熱誠，不爲結婚約指一雙銀，——此物卽爲復歸之表徵？

我猶未曾尋得一婦人，或與娘子而有身，除此爲我所鍾情，以吾愛汝故，吁嗟兮永存！

以吾愛汝故，吁嗟兮永存！

五

若我與海相愛，且與一切類海者相愛，且當其怒而與我相反時，則最愛之：

若有探險之樂在我，推我之帆，使至於未經發見之地，若有海客之樂在我之樂中：

若我之愉樂曾呼曰：『岸已不見，——最後之繫鏈今已從吾墜落，——

滂沛無涯者，叫囂於我之四周，空間與時間，爲我遠離而燦光，——善哉！欣悅！我舊有之心兮！』

吁，我何不爲永存而熱誠，不爲結婚約指一雙銀，——此物卽爲復歸之表徵？

我猶未曾尋得一婦人，或與娠子而有身，除此爲我所鍾情，以吾愛汝故，吁嗟兮永存！
以吾愛汝故，吁嗟兮永存！

六

若我之道德爲跳舞者之道德，若我曾以雙足，常躍入於黃金翡翠之快樂中：

若我之邪惡爲笑之邪惡，相狎於玫瑰之岸與百合花之樊籬中：

——蓋笑中爲一切惡之所在，然可以其自有之福，超度而解除之：——

凡事物之重者將變爲輕，凡人皆爲跳舞者，凡精神皆爲鳥，若此爲我之亞爾華 (Alpha) 及阿墨嘉 (Omega) 誠哉，此爲我之亞爾華及阿墨嘉——

呀，我何不爲永存而熱誠，不爲結婚約指一雙銀——此物卽爲復歸之表徵？

我猶未曾尋得一婦人，或與娠子而有身，除爲我之所鍾情：以我愛汝故，吁嗟兮永存！
以我愛汝故，吁嗟兮永存！

七

若我曾布一寂靜之天於我頭上，且曾以自所有之羽翮，飛入我自所有之天中：
若我曾游泳戲樂於深奧光輝之遠地，若我自由之騰空智慧來至於我：——

——此騰空之智慧，乃作如是言曰：——「請看，彼處無上，亦無下。自擲汝身於四周——於前
於後，汝身輕者歌！勿再言！

——一切言詞，豈非爲重者而設乎？一切言詞，對於輕者，豈非誑乎歌！勿再言！

吁，我何不爲永存而熱誠，不爲結婚約指一雙銀，——此卽爲復歸之表徵？
我猶未曾尋得一婦人，或與娠子而有身，除此爲我所鍾情：以吾愛汝故，吁嗟兮永存！
以吾愛汝故，吁嗟兮永存！

